本朝列女傳

七之十 下

妓女七
處女八
奇女九
神女十

文 8
5109
3

28
5109
3

<2016-190>

本朝古今列女傳巻之七目録

妓女傳一十八人 附録三人

陸奥前采女

竹岡尼

妓王 附刀自 妓女 佛

侍従

千壽

靜

江口尼

遊女妙

矢田部持書

大儀虎

微妙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七

妓女

妓女樂也。古未有妓。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陸奥前采女

采女因採擇名。蓋仁德帝八十七年饗直吾子籠贖罪而貢采女。蓋始于此時歟。雖不妓女之類。又難混他部。故今且列于此云。

陸奥前采女者。史闕其名號。當時風流娘子也。葛城王到于陸奥州之時。國司祗承之怠。異甚。王意不悅。怒色顯面。雖設飲饌。不肯宴樂。於是前采女左手捧觴。右手持水。擊王膝而詠歌曰。安積香山影副所見山井之淺心乎。吾念莫國。乃王意解矣。竟樂飲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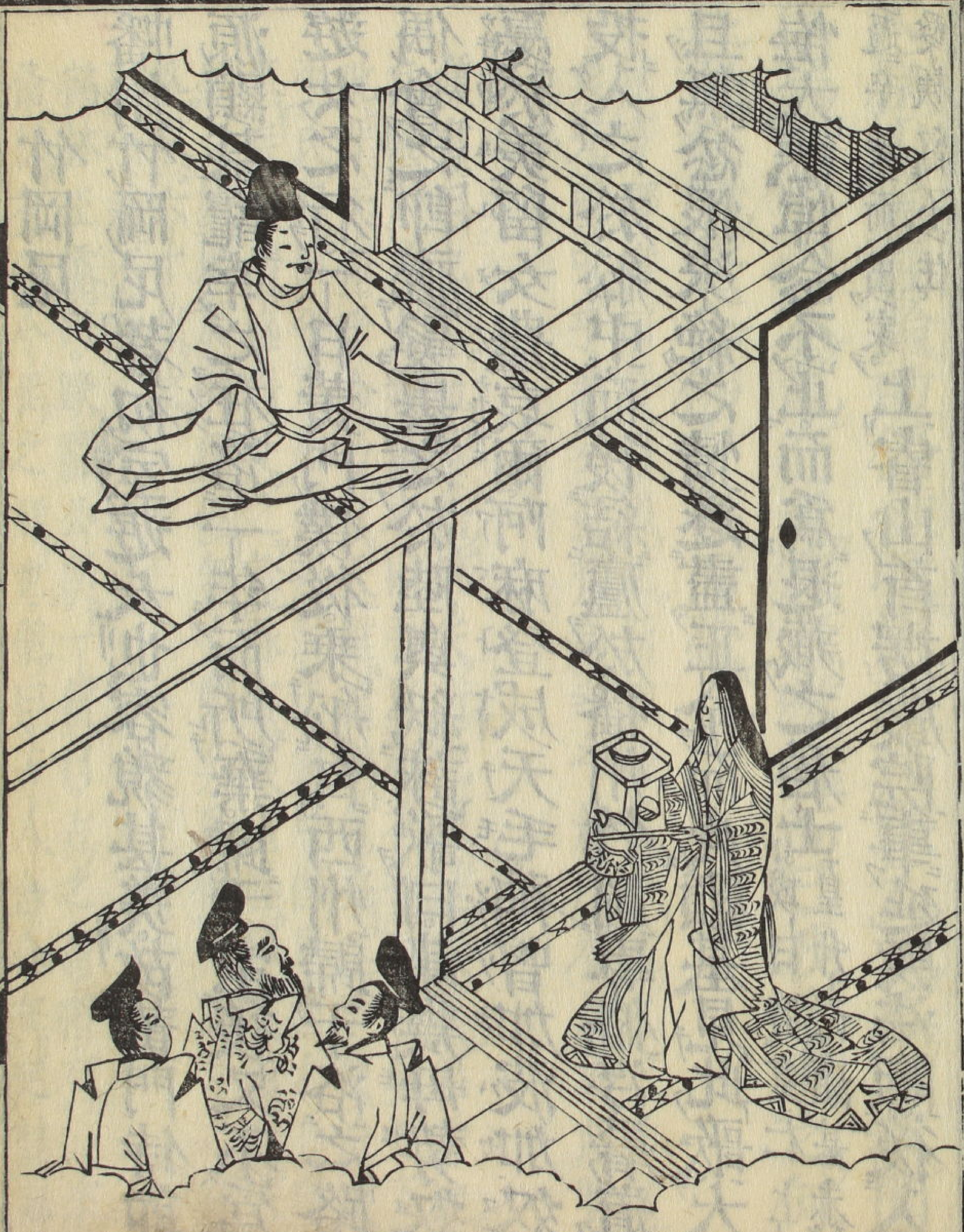
評曰。燕朋友故舊。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況燕饗王子公孫乎。國司之不禮。不可言也。采女

之盡忠
亦不佻

頌曰

奥州牧君　偶治高會　更遭盛怒　稍近顛沛
采女擧觴　王子傾蓋　和歌娩變　上下爲泰

陸奥前采女



竹岡尼

播州竹岡尼者初室遊女也容貌甚美故黄門侍郎源顯基寵幸之在洛一年而所棄歸于室後又不爲遊女之行一日黄門僕從乗船自西州歸于洛之路偶會之即祝髪裹之於陸奥紙詠歌曰津幾毋勢奴憂於美留女農哀爾阿麻登成天毛袖曾加波加奴投入之於船中而後結廬於播州竹岡專脩浮屠道且無怨恨決絶之情遂盡正命而死顯基見此歌大悔大悲悼念不止而爲退藏之居士或曰時寛仁上皇升遐顯基未適卒爽而出家愛族留不住上睿山首楞嚴院事延殷法師後入大原山閲經論助脩練晩患疽良醫乞治答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謝醫念佛安祥而薨

元亨釋書曰賛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况塵中乎源公發背爲幸乎居所養見於此賢也乎哉

漢書曰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至是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平氏記曰平重盛有疾卧于家時偶異朝之良醫來矣父清盛將使之診脉療疾重盛曰我若逢來朝之醫則於我朝似無良醫矣爲保一稀米之身奚求六十州之耻乎遂不逢

鶴林玉露曰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

終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乱。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靖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許曰。顯基將死欲一心不亂。則可也。然其隘甚矣。易簀結纓。豈在患疽人而已哉。視死而如歸者。歸何處乎。西方乎。南方乎。抑又天上乎。言我儒之所歸則歸義路耳。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漢高帝是知命在天。蓋知正命乎。平重盛是畏宋多帝之遺誡乎。仲尼尚慎疾也。彼如秦皇求不死藥。漢武用却老方。則亦妄而已。康子饋藥。仲尼未達不敢嘗也。於是萬古開群蒙。學者其思之。

頌曰

哀哉遊女　朝逢夕棄　自是旅客　枕手不寐
談生人憂　歌感郎意　與谷風婦　皆云同比

竹岡尼

妓王 附刀自 妓女 佛

妓王者洛陽娼家之女。母曰刀自。平相國清盛之嬖妾也。月俸賜米百石錢百貫。故貫朽粟陳。充溢家肥。京畿之妓女游子。羨之捧心效顰者不少矣。妓王獲幸三年于茲。如夫人。又有白拍子妙手。名佛。賀州人也。年已二八。容貌音色不可言。一日不速而詣相國亭西八條。清盛訝曰。不召而來也。不恭甚矣。且夫縱稱佛稱神。豈優妓王之姝麗乎。遂不見。佛大慙大恨。於是妓王曰。凡游女者不速之客也。方今年亦弱顔彼慚愧而心顔無措乎。君假令不視歌舞。宜許面會

則可謂枯槀復産。於是清盛從妓王之言。召之曰。依妓王之推轂而許面會。然則爭不見緩歌慢舞乎。佛即應命唱今時花様。其聲清新。滿座僉駭耳。清盛亦蠱心喪志。又擊鼓鳴笛。奏舞曲。其妙音才舞可謂鳳儛獸舞。清盛躍如蕩情。於佛佛曰。我從來不召而來。已背嚴命。然因妓王之嘘枯。偶得望精光。早請賜歸休。清盛笑曰。汝懼妓王之忌嫉乎。然則可黜逐妓王。佛曰。惡是何言也。與妓王同事君。尚可恕。況棄妓王幸于我。不亦左乎。他日欲操舞曲。時應旨而已。今日即可賜暇。清盛不肯。遂斥逐妓王。使節及三次。妓王

曰古稱妾顔未改君心改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
在人情反覆間今亦然也我獨何可悲哉雖然不思
期今焉吁如何乎滴涙而裹莊奩裯除閨房書和歌
一首於障子曰萌出母枯母同野邊農草孰之秋爾
不逢可果而後駕肩輿歸去母刀自妹妓女大悲痛
佛之榮賜又如妓王其族大富於是洛陽衆富兒聞
妓王所棄清盛而屢通梯媒傳豔簡伸覼縷之情妓
王聊無顧聘之意翌年之春清盛遣使於妓王許曰
爾來無恙否頃日佛岑寂無爲携琴瑟來慰佛之鬱
胸妓王唯默然濡睫而已清盛又馳使曰妓王不荅

謝何也儻不應召則賜之以刑母刀自聞焉悲曰噫
妓王乎夫清盛者當時權奸之臣也凡阿附權臣媢
結威名居世之常也若不應命則清盛有虎狼之心
罪至九族然則使老母爲外土之鬼必矣且泣且誨
於是妓王難拒母命暫應其貴妹妓女及侍婢二人
同行西八條亭焦心腐腸居末行佛窺見於簾中大
哀憐焉請妓王於招簾中干清盛清盛不聽清盛出
而見妓王姉妹曰汝等舞曲唱歌慰佛之意妓王不
敢顯悲戚以爲是非清盛之命偏應老母之肯卽歌
曰佛毛昔者凡夫也我等母終者佛也何母佛性具

身遠觴而已古曾悲家禮三復而唱堂上堂下之諸士皆流感涙清盛亦賞其捷妙今日有事于宜他日時可來訪妓王覆面而出人無不哀痛妓王曰我存世則幾有肝心若裂無生計充口亦丐乞街路受嘲於萬人之指頭不若投身于水中妓女曰姉言然也我亦偕死母聞之曰吁如子之言我亦共溺死乃若使母赴死汝等如五逆罪何不若祝髮遁世歸依佛且姉妹許諾之於是妓王年二十一妓女年十九母年四十五共薙髮隱嵯峨山林專心脩道春去秋來菩提心猶堅固一夕閉柴扉挑長檠母子三人共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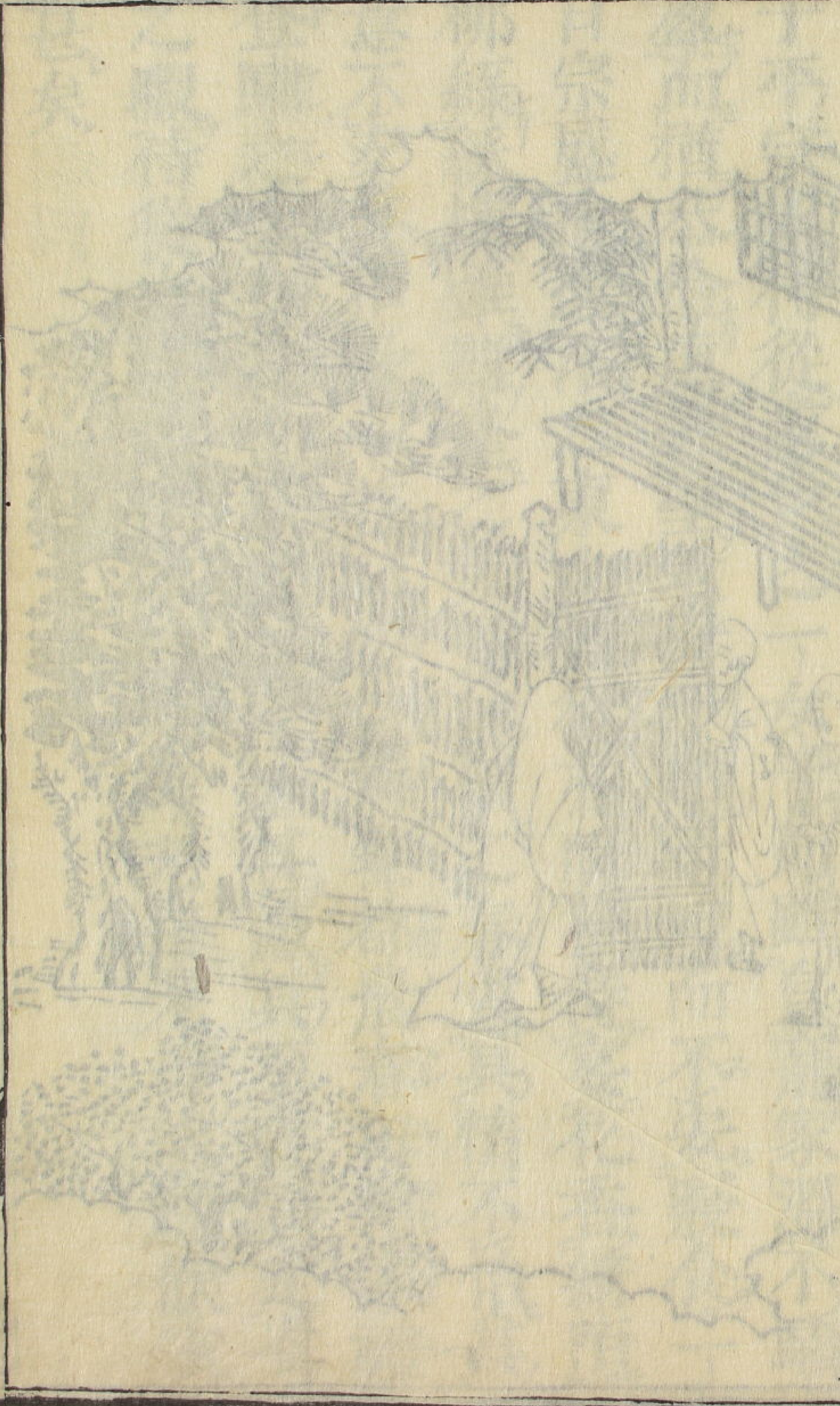
佛號丁入定之後有人叩柴扉三比丘尼以爲此地雖日無人來況於深更乎是必妖魅外魔之化所爲欲害我乎今雖然力量有限確乎勿懈唱佛號互相議相戒開戶視之則非鬼非魔忽然佛至于此妓王驚懼曰奚爲今至于此哉佛曰感君之一首和歌暁妾之一生榮枯夫有盈者必有虧有榮者必有枯理之常也昨樂而今苦如南槐夢耳今忽負荊謝罪脫去棠衣則既薙髮矣且囑曰昨日隙爲怨讐今日驩如同胞與君同居脩佛道妓王不覺涙下曰我等因一朝之忿隱于山林世以稱之君是無忿亦無恨年

冨春秋而志慕三寶欲事靈聖惟眞之佛也握佛之手而相泣刀自妓女亦忽變樺花心未爲金石志四人之女姆同居奉佛終身其沒乎雖有遲速皆端坐如睡而死其道心堅固達後白河帝叡聞四人尼同登長講堂鬼錄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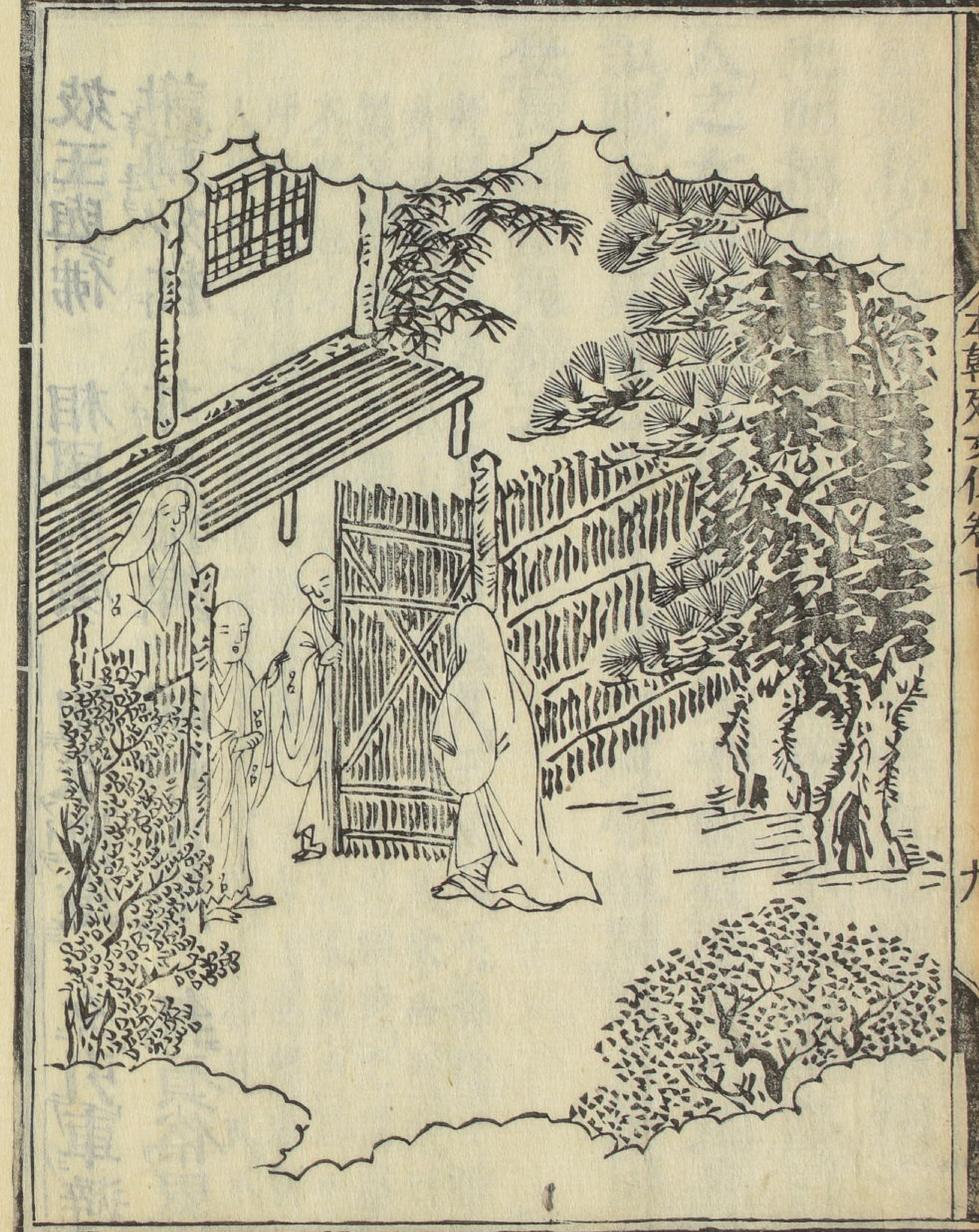
許曰平相國之威震四海蔑王侯而不能行一婦女者何也蓋志不可奪也凡色之爲欲益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稱湯曰不邇聲色况頑愚之淸盛不自勉又人不諫積惡餘殃遂身亡家滅不宜乎吁妓王者何人也山谿退藏之一女子也佛者何人也行己之所欲而冨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固非祿祿女子之所企及也論其堅隱之志則佛爲第一妓王母子姉妹次之

頌曰

妓王與佛　相國內嬖　朝奉匪進　夕引車避
謝稱妙材　其爲佛婢　嵯峨山離　無須俗累



妓王



侍從

侍從或號湯谷遠州池田驛倡家之女也召而寵幸
于平宗盛侍從篳戸之一女子而雖身寵家溫不驕
盈而猶恭儉更瞻望老母于岵于屺而不安寢食一
日宗盛逍遥洛之東山侍從亦同輦侍宴花香綺陌
栁綠縷樓雖難逢之美景無價之春宵其情不怡其
意不安詠和歌一首曰如何勢無都農春母惜家禮
登駲之東農花也散羅哞宗盛甚感其至孝賜定省
之暇侍從大喜走轂奔蹄歸寧老母老母伏枕依慨
甚矣

頌曰

池田侍從　孝心無儔　鳳占協吉　門楣有賙

琴瑟相和　不足解憂　成老萊戲　欲祝千秋

侍從

千壽

千壽者源頼朝卿侍女也。文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入夜千壽於館中殺人。則藾生自來無痾疾及曉有命出里亭同二十五日曉死矣時年二十四。其性太柔順。人以所愛惜也。初前三位左中將重衡爲囚人詣關東之時。不圖相馴重衡迷眼千壽斷腸共有松栢化爲心重衡上洛之後戀之慕之所夕不休懷念之所積爲胸鬱之病諸人稱之憐之。

頌曰

偶逢重衡　不圖銜恩　一夕侍宴　永矢不諼

操如寄松　竟不佩萱　可稱可哀　萬古貞塊

千壽

静

静者名娼礒禪師女源義經妾女也義經違頼朝之旨流寓于諸州不知所在爲尋問之召静自洛至鎌倉静曰義經蟄居吉野山妾與君分袂於藏王堂前之後不知其所在一日頼朝及夫人詣鶴岡宮召静於回廊是爲令舞曲也曰時嘗雖召稱病痾而不應旨是以爲身已義經妾而耻傚擬粧娼面之態也然夫人頻請之曰彼天下妙手也適來關東歸洛在近今不見其遏雲繞梁之妙則無目且偏可備大菩薩冥感矣静應召到于鶴岡告曰只有別緒長愁更無

舞曲樂情臨座猶固辭然而命及再三。即曲白雪之袖。發黄竹之歌。先歌曰。吉野山峯農白雪蹈分氏入爾志人農跡曾古比志幾。次歌別物曲之後。又吟和歌曰。賤哉賤賤農苧環繰反昔遠今爾奈須與之母哉。誠是社壇之壯觀。粱塵殆可動。上下皆催興。感賴朝怒曰。今於八幡宮寶前。尤合祝關東萬歳。不憚高聞慕反逆義經。歌別曲。不敬孰甚焉。夫人諫曰。君爲流人在豆州日。於吾雖有芳契。父時政憚于世。潛使妾蟄居。而猶和順君。冒暗夜凌深雨。到君之所。亦出石橋戰場之時。獨殘留伊豆山。不知君之存亡。日夜消魂。鎖膽。論其愁則如今靜之心。忘義經多年之好。不戀慕。則非貞女。寄形外之風情。謝動中之露膽。尤可謂幽閑貞淑。尚可賞歎焉。於是賴朝意忽寛解矣。時鎌倉中。壯士淫夫等。逼艶書於靜者多也。靜頗落涙曰。義經雖爲斥臣。源二位之連枝也。吾辱彼妾也。汝等爲倍臣。欲汚君主之妾乎。義經不爲浪落之人。則我得對面汝等乎。況於逼艶簡挑妾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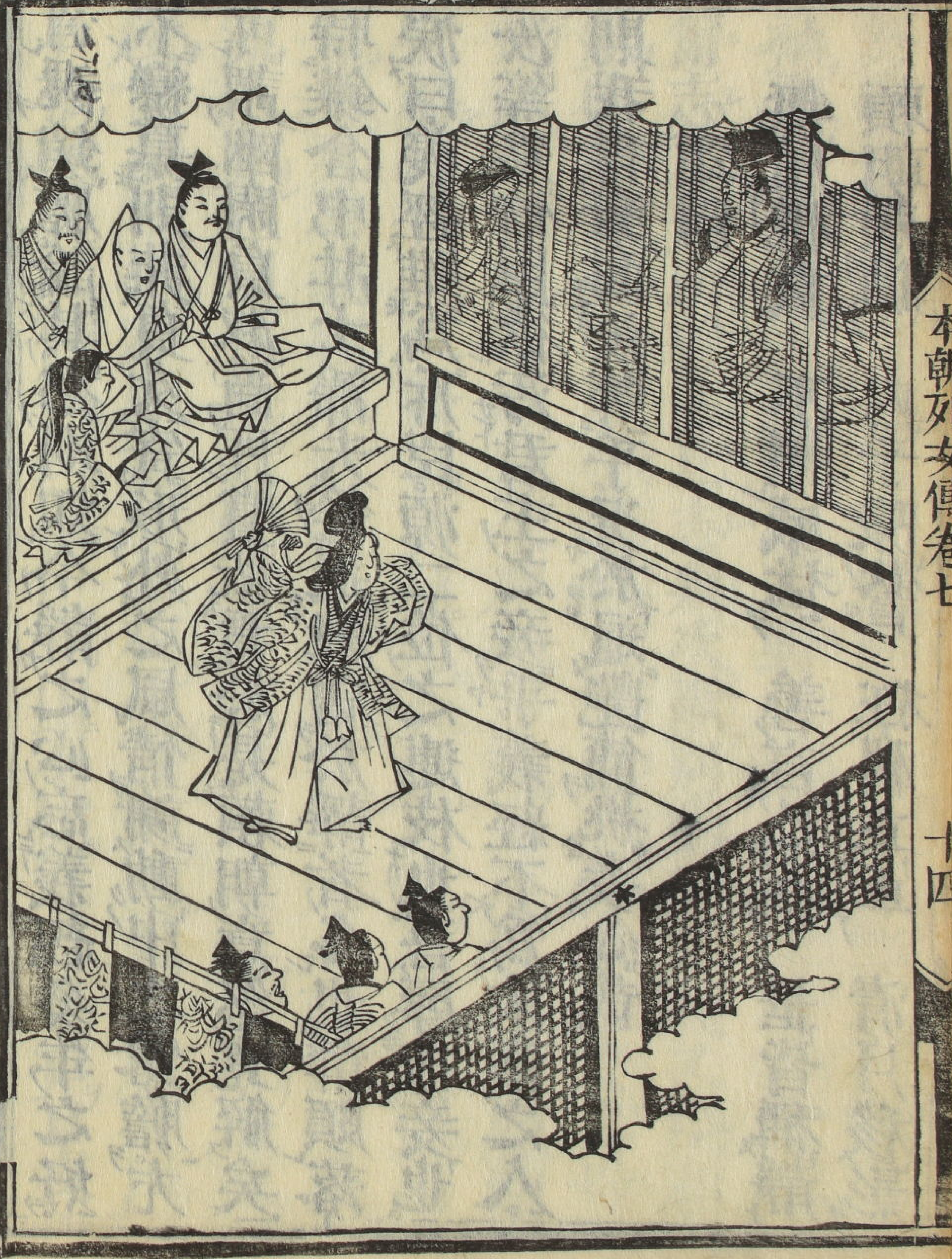
頌曰

無屈權貴　不懼威猛　善言已志　世皆稱靜
賴朝張膽　内子陳警　狂瀾立止　清月移影

江口尼

江口尼者攝州江口遊女之爲尼也治承二年秋九月西行法師與一僧同行逍遙于西州路到江口橋本驛路倡家旅店臨南北岸心懐旅客情悲家業之鄙事歎前世之宿因欲過其驛之時風雨俄起徘徊倡家之軒下時家内尼爲補葺屋漏持板一二片奔走東西於是西行不意口號曰賤之卧屋遠葺會煩布時尼聞之忽怨疾歩而來曰月波漏雨波止登思爾波西行大感之迷歸路其夜宿其屋連歌既至朝僧曰心寸麻禮奴柴乃庵哉尼應聲曰都耳思布

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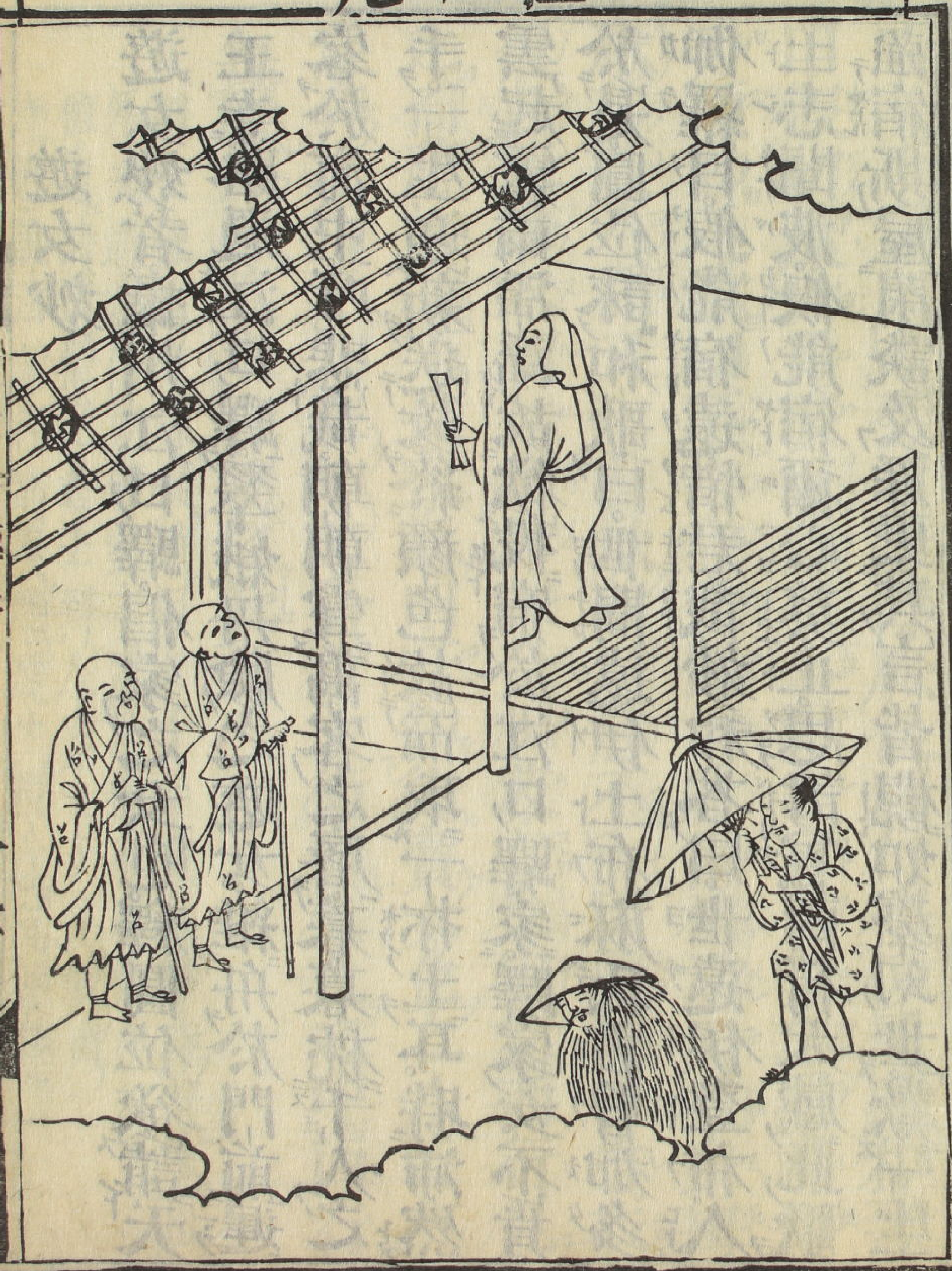


方登波急禮天西行益奇之曰我雖經歷六十州未逢似此之人𫝆男子則携手同遊一僧亦時日追慕

江口尼

頌曰

江口驛路　橋本水涯　夕陽斜時　秋雨驟催
雅釋秀句　女娼賡載　何地何邑　不産人才



江口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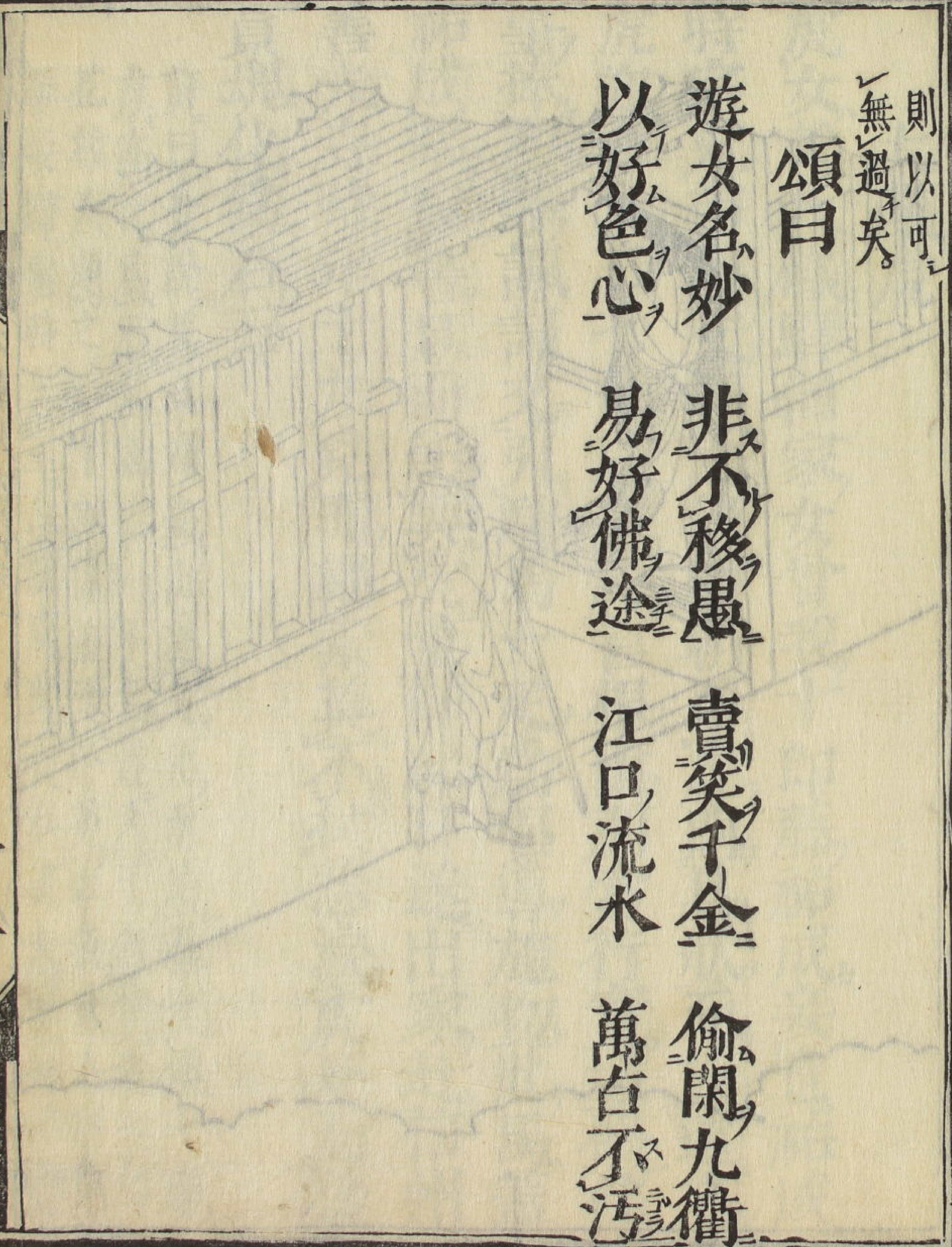
遊女妙

遊女妙者。攝州江口驛倡家之女也。釋圓位欲詣天王寺。路過江口驛。翠娥丹臉之遊女。維舟於門前。邂客於河中。吁悲哉。朝朝寘萬客之脣。暮暮枕千人之手。一生迎新送故。終顏色故。而取一抔土耳。時沛然雲起。霧雨溟溟。故欲投宿於江口驛家。驛家女不肯。於是圓位詠和歌曰。世間遠伊土布麻氏古曾加多伽羅目假能宿遠惜君哉。妙和答曰。世遠伊登布人土志聞波假能宿爾心莫止思計留。西行大感此歌。強宿斯屋。閑談及深更。其言皆觀如夢幻世。歎一生賣笑而蕩人心。翌日離襟廝後。西行得便風贈和歌曰。假初農世爾波思遠殘余聞志言農葉忘羅禮母勢須。妙返歌曰。不忘登先聞加羅爾袖濡天我身毋厭夢農人聞。又一首歎心口意不一。曰。髪於呂志衣農色波染奴留仁。猶津礼奈枳波心也家利。西行見之。而悲淚屢下。長太息曰。吁知衒賣女色之人。皆有淫奔之行。未知在如此賢女子衒賣女色之中。西行毎歷此驛。莫未嘗爲之歎矣。

風世俚言。避嫌疑詩曰。女子年寘有事時。莫容出外去。遊嬉僧坊佛室尤當忌。親戚人家亦不宜送。僧道詩曰。僧尼道士到人家。女子休教出侍茶。說法講經都莫聽。恐生情意有歪斜。

膽餘雜錄曰。取本朝仙釋之徒。失其素行者。略記之。久米仙。一旦飛過鄉。俯視浣女之脛白。忽生染心。卽時墜落。玄昉入唐。而傳法曹宗。蓋一時之英髦也。天恩日渥。稍乖沙門之儀軌。遍花鳥使。音於藤室。後被祟于廣繼。天死。紫陽眞濟從空海。受兩部大法。後偷眼於靡曼。而成鬼魅焉。所謂愛宕太郎房是也。余謂僧托言授十念。持八轉。而入寢房。姦女子者。于夷于洛。與人所知也。莫敎女子往僧舍。又莫敎僧侶來頻家。是眞訣也。可笑。

許曰。近世懦弱無操之女。溺佛氏。後竟有爲法喜淫奔不信之僧。陷空門。間或有犯人妻。如此奸哉。僧犯女乎。女迷僧乎。蓋肉爛而蠅集。瓜潰而蟻生。以同臭氣之相求而已。彼江口遊女之華容。縱使世無儔也。圓位從來鐵肝石腸。透關脫籠。和歌之仙子。僧中之龍象也。豈爲之祿祿梵嫂火宅僧乎。雖然色之惑人也。和漢不少。今古居多。我豈贅言之乎。古詩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此別嫌疑之寶訓也。我未及柳下。豈不避嫌乎。吁獨攻僧侶耳哉。無緇素。無貴賤。云男女。云長幼。一日三復此詩。



則以可無過矣。

頌曰

遊女名妙　非不移愚
賣笑千金　偸閑九衢
以好色心　易好佛途
江口流水　萬古不汚

遊女妙

大礒虎

虎女者大礒驛倡家女曾我十郎藤祐成妾也祐成時宗兄弟復父讐之後頼朝召虎問其狀而放遣之虎迎亡夫三七日忌辰於筥根山別當行實坊脩佛事捧和字諷誦文引驄馬一疋爲唱導施物此馬蓋祐成臨復讐日而所與虎也即此日遂出家赴信州善光寺時年十九見聞緇素莫不拭悲淚虎死而後身塊化爲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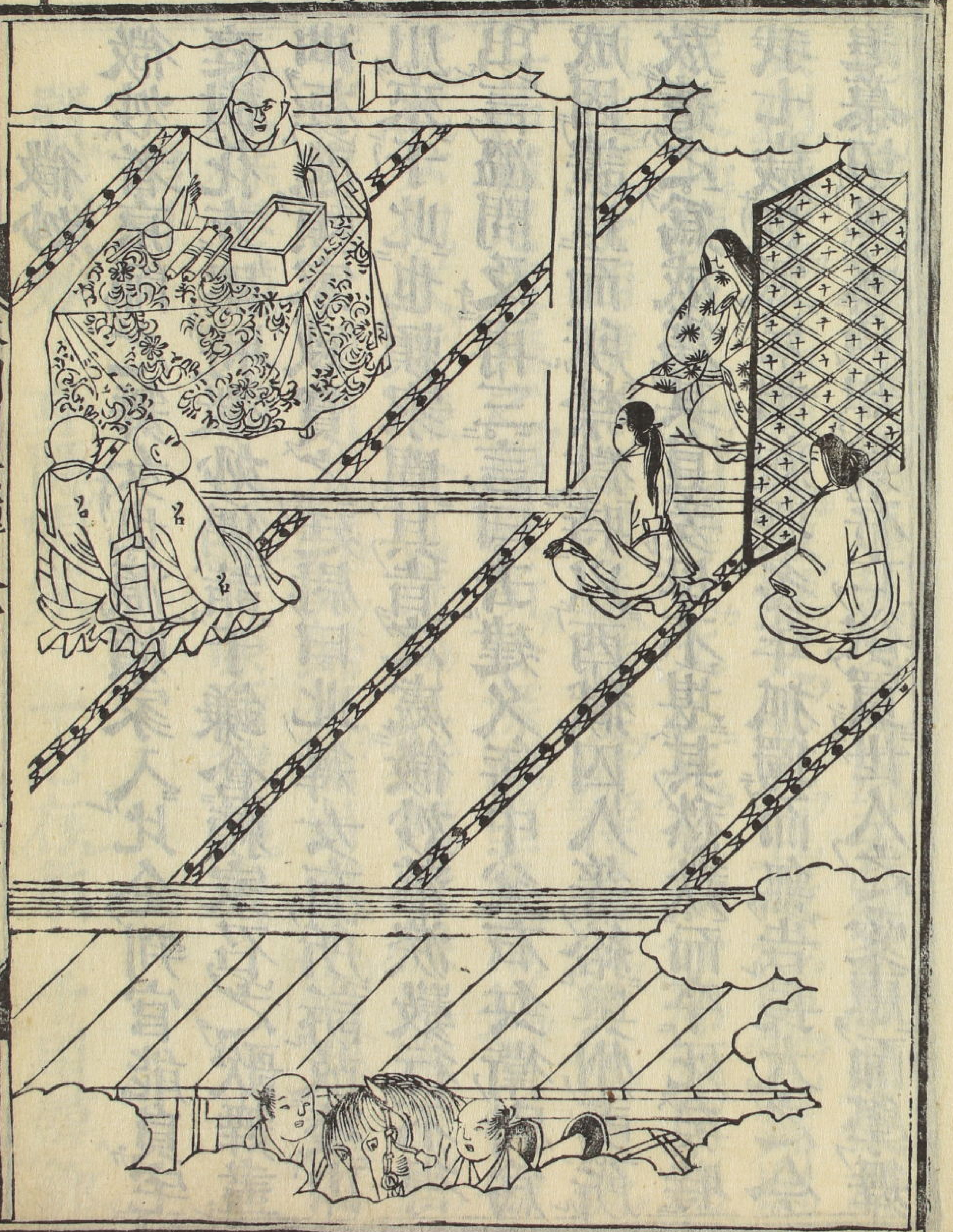
評曰世說載貞婦登山望夫化而爲石世傳大礒虎亦化爲石此蓋志一不分遂入于無情者也梅花村人題之曰十郎慷慨愛於菟血氣武人犀甲軀妾婦當時誓昏否嗔成此石似望夫曾我爊虎

世以稱難兄難弟矣。
膽餘雜錄曰。祐成時宗殺祐經復父仇。祐成爲忠常被戮。時宗爲童五郎丸所虜。頼朝惜其勇材欲活之。祐經子犬房丸嗚咽告訴欲殺之。頼朝遂殺時宗。凡父罪當死。子不當報仇。父死不當罪。或非出上命。而爲人所擠陷以死。其子豈不可報乎。昔者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爲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九齡林甫君子小人之異。可觀焉。

頌曰

大礒虎女　倡家錢樹　雖逢新貴　何忘舊故
二八蛾眉　一夜恩遇　妾婦化石　貞介最固

大礒虎



微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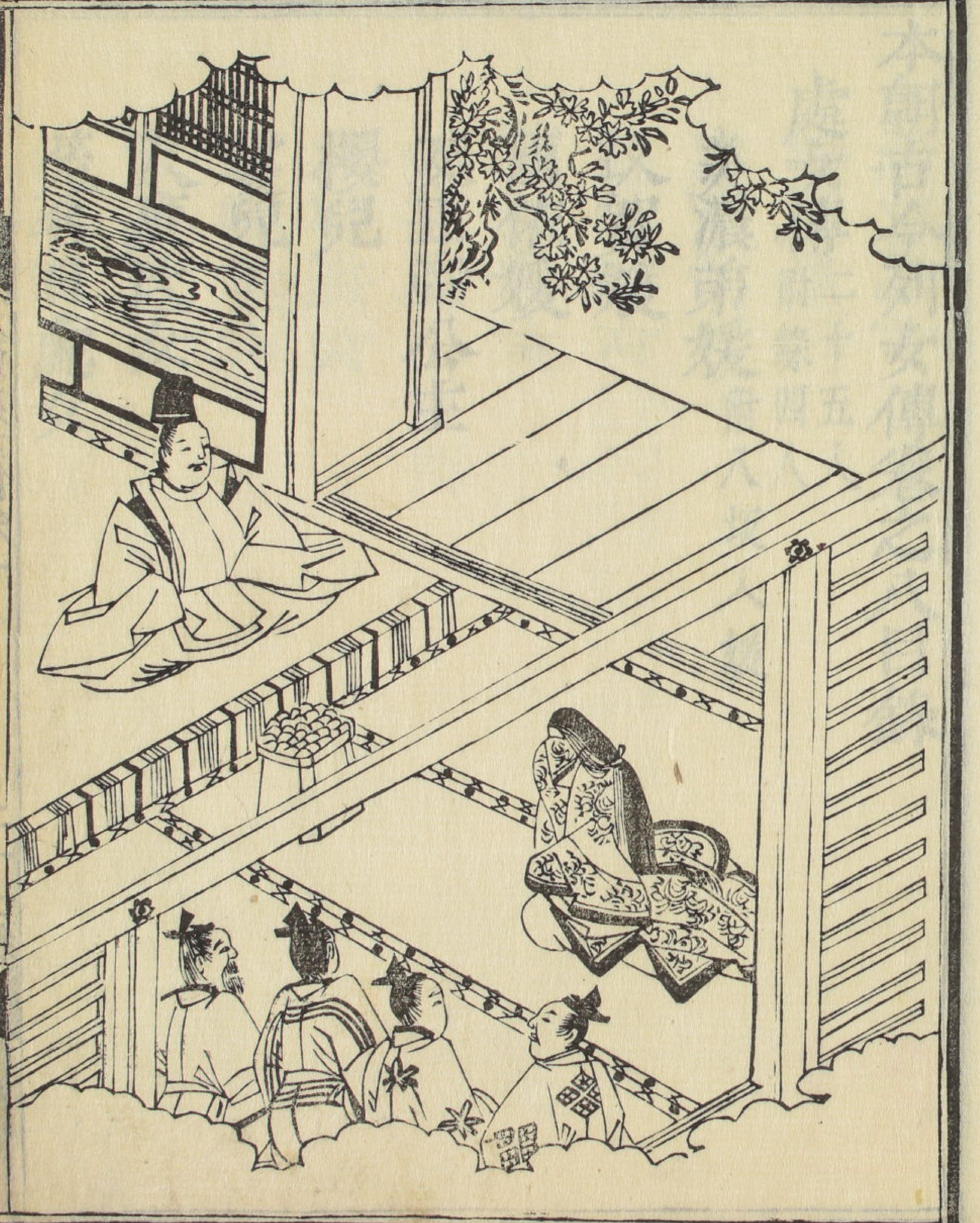
微妙者京師之舞女也。源頼家入比企判官能員宅。庭樹花方盛時、微妙偶詣于鎌倉。頼家召之歌舞盡曲極態。頼家感賞之。廷尉曰、此舞女有所訴、故凌山川來于此也。頼家問其旨之處、微妙落淚數行、不得出言。溢問及再三。言曰、去建久年中、父右兵衛尉爲成因讒口。而所禁獄時、以西獄囚人等給奥州夷所放遣之。爲成爲其負妾。母不堪其愁歎、而卒死矣。時我七歳也。無兄弟親昵、多年孤獨而無告。長大之今、追慕切也。故爲知其存亡、欲買世人之愛惠、而學舞曲。今幸得親述情、願辱赦父之囚矣。頼家輙遣使於奥州尋之。二品禪尼感戀父之志、召微妙覽其舞曲。後數日、使者反命曰、舞女父已死矣。微妙涕泣悶絶。而後之榮西律師禪房、遂薙髮號持蓮。訪考妣菩提。二品禪尼哀憐之、賜居所於深澤里邊、常招于持佛堂。此女初來于鎌倉也、古郡左衛門尉保忠寄道此時、保忠往于甲州、不待其歸來、而出家。不堪悲歎之故也。保忠歸來、而大忿于榮西律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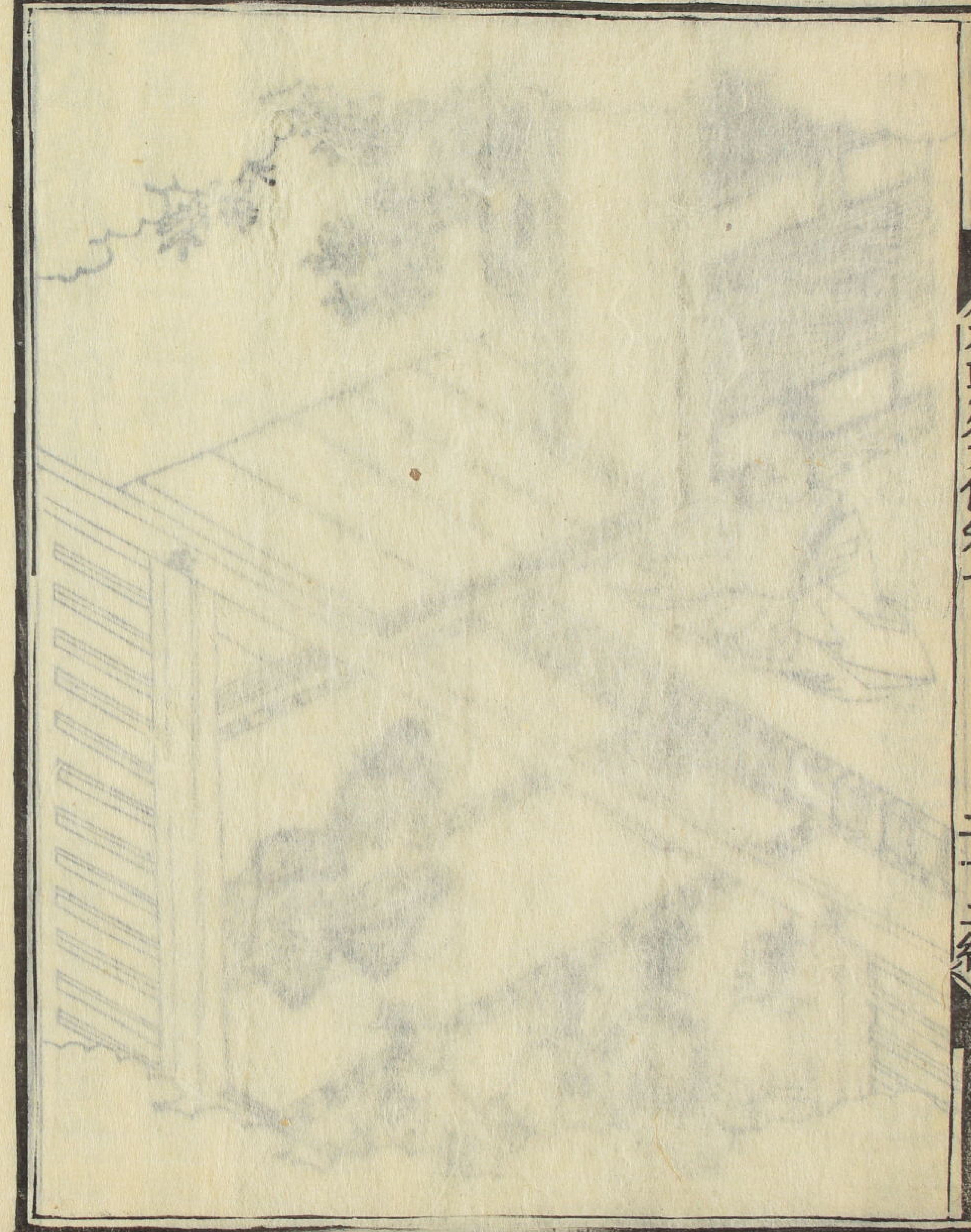
頌曰

賢哉微妙　身隱娼家　一心存孝　千里尋爺

悲脱彩衣　忽掛袈裟　幽居深澤　夫有誰遊

微妙





本朝古今列女傳巻之八目録

處女傳 二十五人 附録四人

美濃弟媛 附八坂入媛

玖賀媛

國依媛

反正帝公主

櫻兒

鬘兒

尺度氏女

菟名日處女

山州幼女
寺側貧女
諸樂孝女
大和處女
妙法尼
藤兼澄女
繪嶋海女
有智子
如藏尼
藤敦光女
夜叉女
中納言局
延政門院
信實三女　辨内侍　少將内侍　藻壁門院少將
平親清女
今出河院近衛
祝成仲女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八

處女 女未嫁曰處女

美濃弟媛 附八坂入媛

美濃弟媛者八坂入彦皇子女也景行帝幸美濃左右奏言之茲國有佳人曰弟媛容姿端正帝欲得爲妃幸弟媛之家弟媛聞乘輿車駕則隱竹林於是帝權令弟媛至而居于泳宮鯉魚浮池朝夕臨視而戲遊時弟媛欲見其鯉魚遊而密來臨池帝則留而通之妾弟媛以爲夫婦之道古今達則也然於言而不便則請帝曰妾性不欲交接之道今不勝皇命之威

暫納帷幕之中。然意所不快。亦形姿穢陋。久之不堪陪於掖庭。唯有妾姉。名曰八坂入媛。容姿麗美。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帝聽之。依喚八坂入媛爲妃。生七男六女。

頌曰

賢哉弟媛　不慶懿親　固辭先行　顧提天倫
仁智存心　貞順體身　自是景行　王子振振

美濃弟媛

玖賀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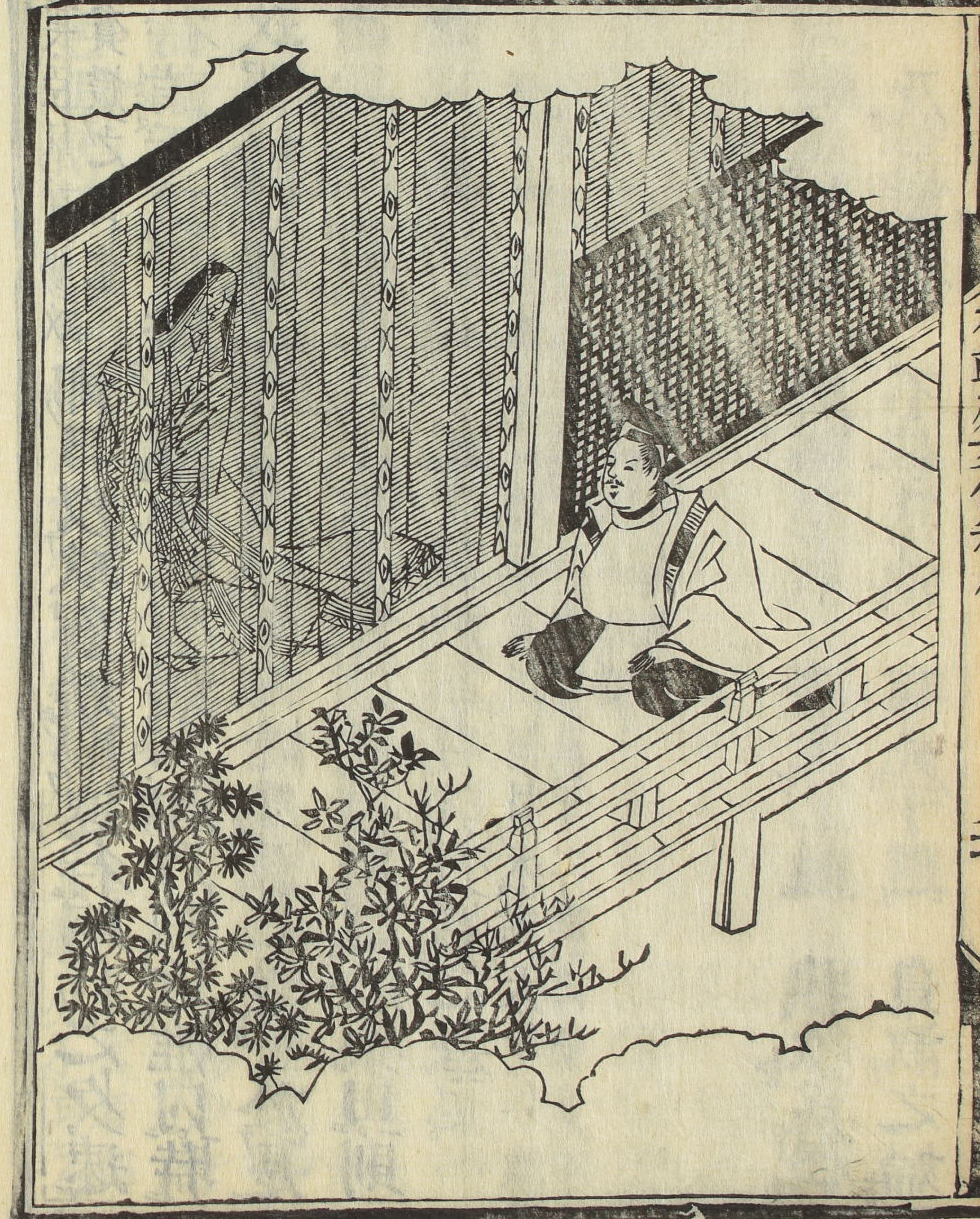
玖賀媛者宮人桑田氏女也。仁德帝示近習舍人等曰、朕欲愛是婦女。若皇后之妬【皇后諱曰磐之媛。葛城襲津彦女也。】不能合。以經多年。何徒妨其盛年乎。卽歌曰、瀰儺曾虛赴【水底歷也。】於瀰能【女子】烏苔咩烏【乙女也。謂玖賀媛也。】多例揶始儺播務。【誰養也。凡御歌意者、以玖賀媛可賜於臣者、何臣哉之由也。水底歷者忍義歟。】於是播磨國造祖速待獨進之歌曰、瀰箇始報【三日潮也。一曰三日之潮。其沈急速。故欲讀早待之發語。豈此言乎。】破利摩破揶摩智【播磨速待也。】以播區娜輸【岩下也。一曰巖石自嶺下瀾之時、人何不恐懼。仍欲言恐悚之發語。引此辭乎。】加之古俱等望【恐也。】阿例揶始儺破務【吾養也。凡歌意者、郎敎如下巖石不可不畏。臣早可賜玖賀媛之由也。】卽日以玖賀媛賜速待。明日之夕、速待詣于玖賀媛之家。而玖賀媛不和。乃強近帷內。時玖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年。何能爲君之妻乎。於是帝欲遂速待之志、以玖賀媛副速待、送遣於桑田。則玖賀媛發病、死于道中。故於今有玖賀媛之墓也。

評曰、玖賀媛已爲皇后所側目。未容天子得顧盼。天子哀之、許嫁速待。媛痛哉、于二庭之虛名、不傷老死于上陽。而遂不幸歟死。又不見其晚節。吁命哉。

頌曰

吁玖賀媛　所妬皇后　將老上陽　非欲爲偶
及許速待　不執箕帚　病死于道　貞淑之婦

玖賀媛



國依媛

國依媛者的臣祖口持臣妹也仁德帝二十二年春正月帝語皇后曰納八田皇女將爲妃時皇后不聽爰帝歌以乞皇后曰于磨臂苔能也今人多菟屢虛等太弖。言立也。言諸人並兩妻爲世諺之由也于瑳由豆流。儲強也。一曰。慫讓也。多毘磨菟餓務珥。絶間續也。奈羅陪弖毛餓望。並也。凡御歌意者。並兩妻寄于儲強也。仍欲相並妃之由也。皇后荅歌曰虛呂望虛曾。衣也。赴多辨茂豫耆二重吉也。瑳用廼虛烏。佐夜床也。那羅陪務耆瀰破。並君也。介辭古耆呂介茂。賢也。呂助語也。凡御歌意者。並兩妻之床者非賢君之由也。帝又歌曰於辭弖屢。推出也。難波之碕如推出也。或曰。欲讀難波之發語也。萬

葉集於志亞流奈仁波必連之那珥破能瑳耆能。難波碕也。那羅珥破椰並濱也。名所也。那羅倍務苫虚層。並床也。層能古破阿利鶏梅其子在也。凡御歌意者。古賢主聖主。如難波並濱並納后妃之間。其皇子多多之由也。皇后荅歌曰。那莵務始能。夏虫也。譬務始能虚㠯望。火虫衣謂火取虫也。赴多幣耆㠯。二重著也。言火取虫自多飛入于火。喩重衣也。介區也。如此游夜宮也。儀利破。邊也。略阿也。阿珥豈也。豫區望能也。阿羅儒。非也。凡御歌意者。召納兩妻之官邊者。如夏虫之入火悲能之由也。帝又歌曰。阿佐豆麻能。朝妻也。一日在難波之地名也。避介能所名也。烏瑳介烏小坂也。介多那耆珥。片荷之薪也。游致喩區茂能茂。路行者也。多愚譬㠯㝏豫根。比善也。凡御歌意者。不必並后妃者。如片荷薪之片左鈞路行之一人者。如冷為可思之由也。名所之中。植

朝妻以妻寄來于后妃之義也。皇后遂謂不聽。故默之亦不荅言。三十年秋九月。皇后遊行紀國。到熊野岬。即取其處之御綱葉而還。於是帝伺皇后不在。而娶八田皇女。納於宮中。時皇后到難波濟。聞帝合八田皇女而大恨之。則其所採御綱葉投於海而不著岸。故時人號散葉之海曰葉濟也。爰帝不知皇后忿不著岸。親幸大津。待皇后之船而歌曰。那珥波譬苫。難波人也。須儒赴泥。鈴舟也。以鈴飾舟也。苫羅齊。謂避也。於朋游赴泥。大御舟也。苫禮。取也。言檝速取也。凡御歌意者。皇后御舟遲。檝櫓急速可取之由也。時皇后不迫于大津。更引之泝江。自山背廻而向倭。明日帝遣舍人鳥山。令還皇后。乃歌之

臣夜莽之呂珥（山背也。）伊辭鶏（急也。辭與苔五音通。）苔利夜莽（鳥山背也。舍人之名也。）伊辭鶏之鶏（謂急行也。之字。有由夂乃訓。）阿餓茂赴菟磨珥（我思妻也。略於也。）伊辭枳阿波牟伽茂（急遇也。凡御歌意者。如辭。是非贈皇后之詞。詔鳥山之御歌也。）皇后不還猶行之至山背河而郎越那羅山望葛城更還山背興宮室於筒城岡南而居之

冬十月遣的臣祖口持臣喚皇后爰口持臣至筒城宮雖謁皇后而默之不答時口持臣沾雪雨以經日夜伏于皇后殿前而不避於是口持臣之妹國依媛仕于皇后適是時侍皇后之側見其兄沾雨而流涕之歌曰揶莽辭呂能（山背也。）菟菟紀能游揶珥（筒城宮也。）茂

能莽鳥輸（物言也。鳥字者、宇與於兩音也。）和餓齊鳥（謂吾兄也。齊鳥者。男子之通稱。又兄也。）游例磨（見也。）那游多愚摩辭茂（涙流也。）時皇后謂國依媛曰何汝泣之對言今伏庭請謁者妾兄也沾雨不避猶伏將謁是以泣悲耳時皇后謂之曰告汝兄令速還吾遂不返焉口持則返之復奏于帝帝浮江幸山背明日乘輿詣于筒城宮喚皇后皇后不參見時皇后令奏言陛下納八田皇女爲妃其不欲副皇女而爲后遂不奉見乃車駕還宮帝於是恨皇后大怒而猶有戀思

頌曰

惟國依媛　情異同僚　妹火焦胸　兄雪到腰
二難有悌　伉儷無聊　歌述心曲　朱顏半凋

國依媛

反正帝公主

反正帝公主者史闕其名雄略帝爲皇王時欲娉公主公主對曰君王恒暴強也偶忿起則朝見者夕所殺夕見者朝所殺今妾等顏色不秀加以情性拙之若威儀言語如毫毛不似王意豈爲親乎是以不能奉命遂遁以不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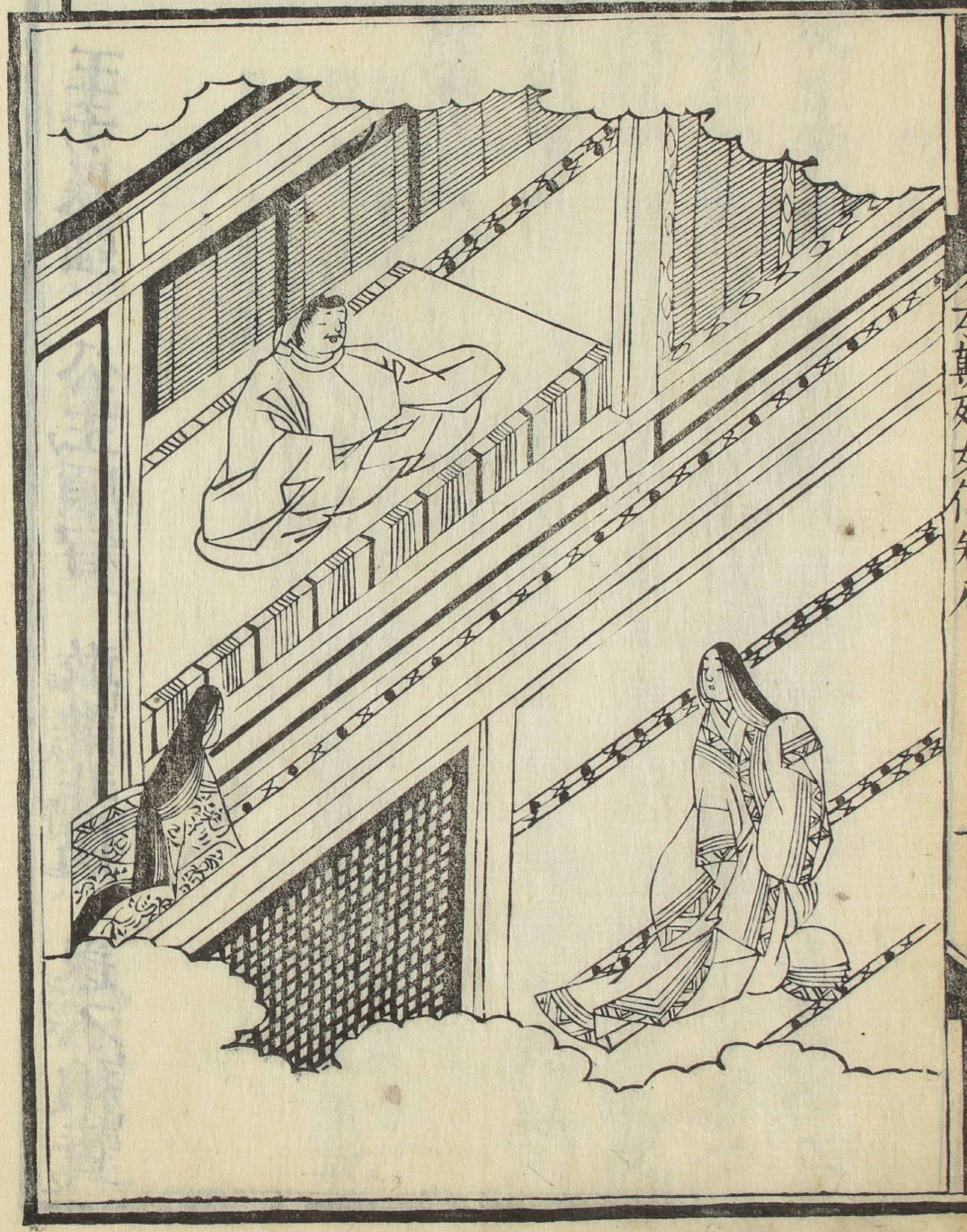
評曰凡婚姻論富貴夷虜之道也擇德義君子之情也公主自知其德之不足爲耦矣君子哉 如斯之人後世衒嫁不售者聞此言則赧然汗下

頌曰

論富衒嫁 旣不容議 古今婚姻 須擇德義

王子暴強 公主順智 敢辭非偶 遂不納贄

反正帝公主



櫻兒

櫻兒者昔者之娘子也。于時有二壮子共誂此娘。而捐生格競、貪死相敵。於是娘子歔欷曰、從古來于今未聞未見一女之身往適二門矣。方今壮士之意、有難和平。不如妾死相害永息爾。乃尋入林中、懸樹經死。其兩壮士不敢哀慟、血泣漣襟、各陳心緒作歌二首。曰、春去者插頭爾將爲跡我念之櫻花者散去流香聞。又曰、妹之名爾繫有櫻花開者常哉將戀彌年之羽爾

評曰。二壮士者行露之男也。一娘子者優漢廣之妾也。吁悲哉。教化不覃遠、而櫻兒卒經死。

頌曰

吁行多露　敎化未明　寃女縊死　取義舍生

二士作詠　萬葉暢情　世稱櫻兒　千古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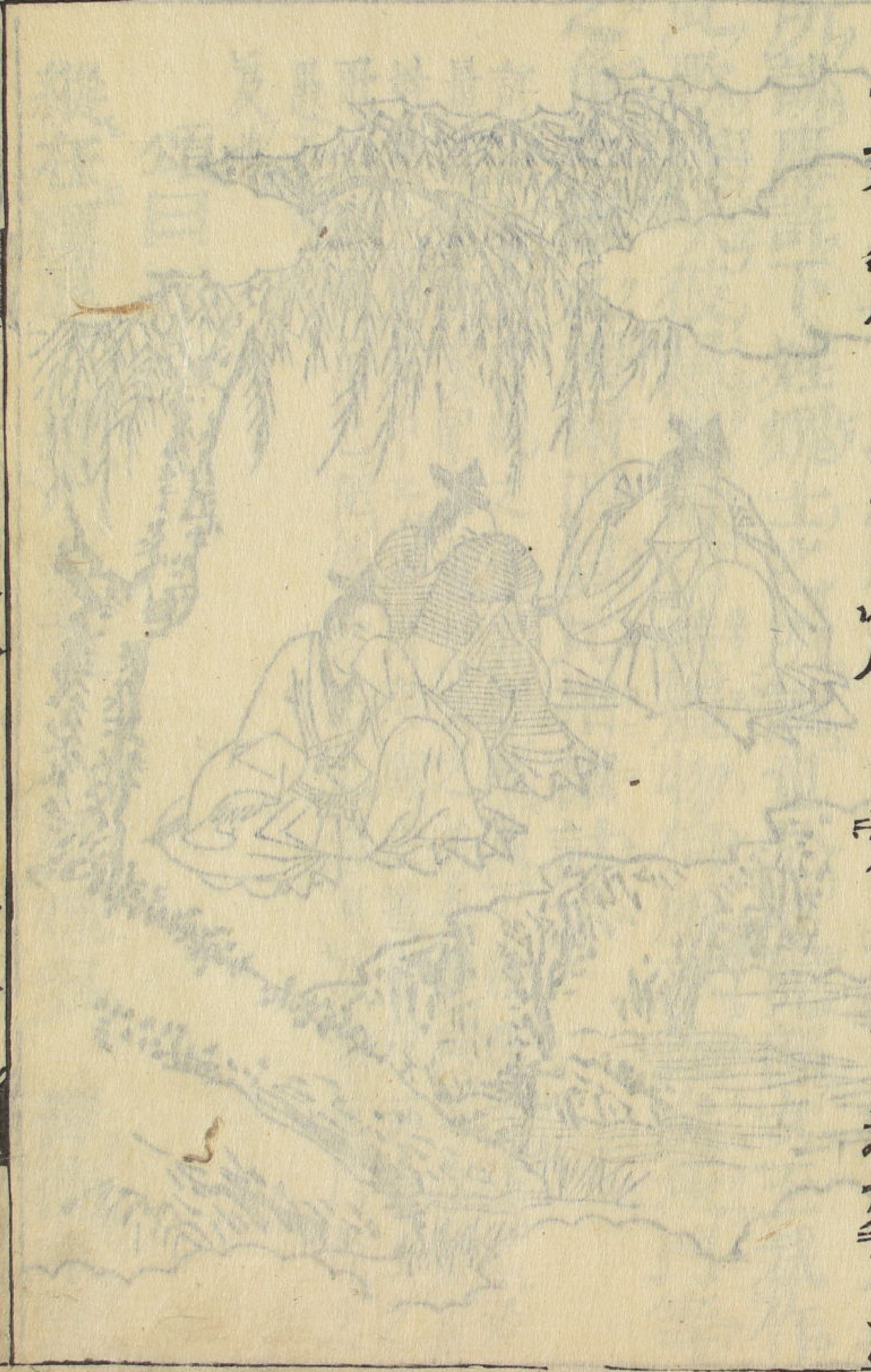
櫻兒

鬘兒

鬘兒者昔者之一烈女也。有三男同聘一女也。娘子嘆息曰。一女之身易滅如露。三雄之志難平如石。遂乃彷徨池上。沈沒水底。於時其壯士等不勝哀頹之至。各陳所心。作歌三首。其一曰。無耳之池羊蹄恨之。吾妹兒之來乍潛者水波將涸。其二曰。足曳之山縵之兒今日往跡吾爾告世波邊來麻之乎。其三曰。足曳之玉縵之兒如今日何隈乎見管來爾監。

評曰。一女將逢強暴侵凌之患。欲訟之上。上無召伯。吁悲哉。遂葬魚腹。命乎天乎。

頌曰



强暴淫夫　侵陵鬘兒
貞心如石　義路豈迷
一娘入水　三子噬臍
比橋下女　迹如雲泥

鬘兒

尺度氏女

尺度氏女者當時之智女也此女不聽高姓美人之所誂應許下姓媿士之所誂也於是兒部女王裁作此歌嗤咲彼愚也歌曰美麗物何所不飽矣坂門等之角乃布久禮爾四具比相爾計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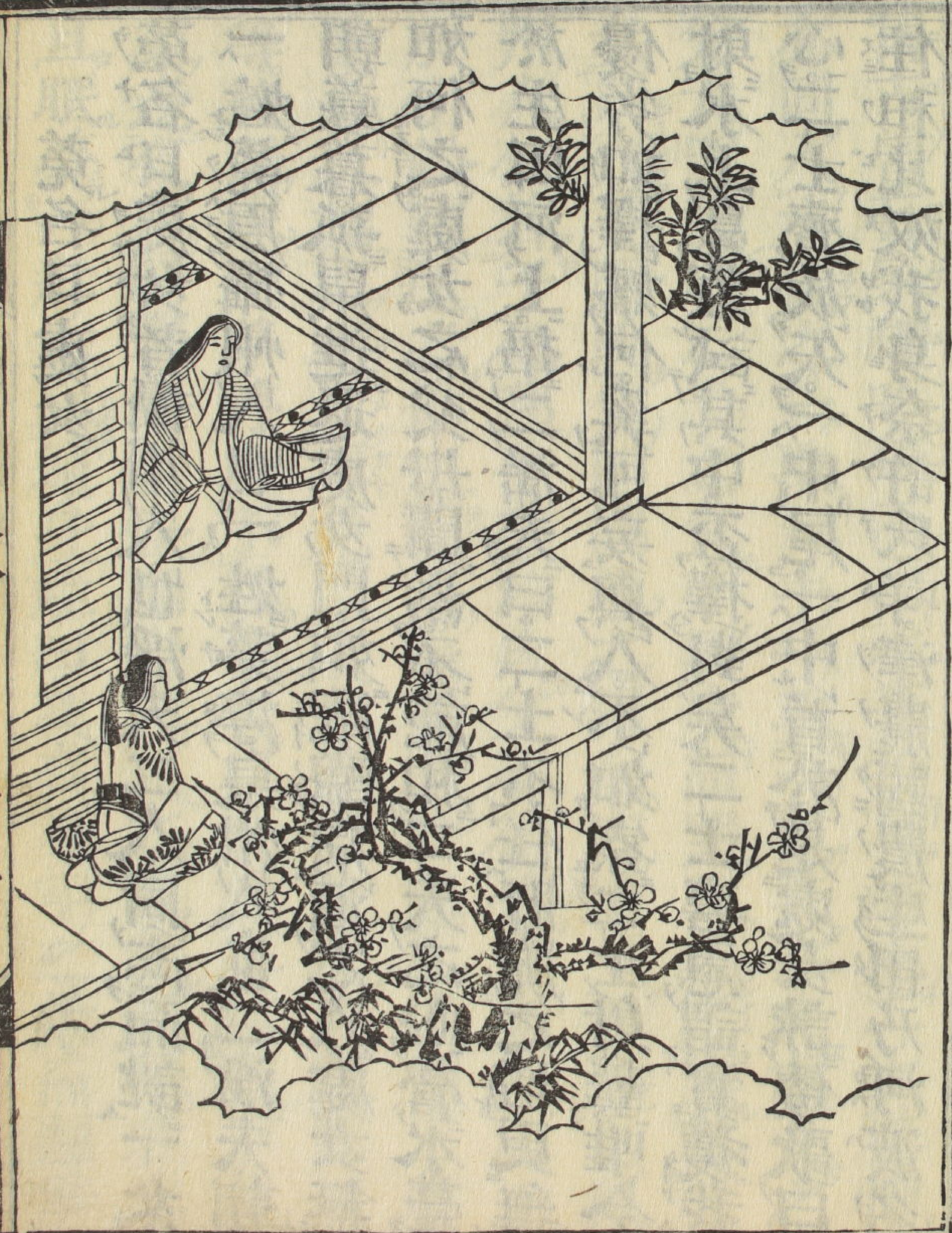
許曰雖在縲絏之中妻之雖為下姓媿士許之必量其才而求配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徒論高姓美人則文中子所謂夷虜之道也兒部女王之歌以私心而已陋哉女王之知可及也坂門等之愚不可及也

頌曰

縱在縲絏　量才妻之　不厭媿容　擇德奉箕

美麗之歌　惟陋惟私
坂門不愚　女王何癡

尺度氏女



菟名日處女

菟名日處女者攝州人也。溪夫二人同志而誂一女。一姓菟原攝州人也。一姓茅渟泉州人也。二溪夫朝朝暮暮孤鼠進退處女門。如醒醲病酒之人。處女無如何之。處女之父母聞焉。不能和二夫之心。嘗水臺於生田河上。招二溪夫曰。二士不任肝膽之切。更無優劣。如擇婿何。奚可妄與人。不如察二士射藝。唯今射水上鳧。蓋試其中否。擇對矣。二士喜慰。謂實獲我心。二士齊放矢。一中尾。一中首。於是處女詠倭歌曰。住和比奴。我身奈許氐。咩津農國農生田乃河波名

爾古曾有家禮。吟畢而自水臺投身溺死。二士驚懼亦同入水。援之。一取女手。一取女足。共溺死。處女之父大哭。葬之。二士之父亦同來而哭。厚葬之。謀與處女同穴。菟原氏父曰。同邑之男女。同壙墓而可也。泉州人何葬于他邦乎。茅渟氏父不得已。盛泉州之土於小船。轉送之攝州。親築長夜室於處女墳側。三墳纍纍。俗謂之處女塚。菟原氏太刀弓矢及衣服器用等。徒藏塚中。茅渟氏不然也。異日有旅客宿于此冢邊。夜有鬪擊聲。客怪而自行見之。曾無遮眼者。客且眠。夢一壯士血遍身。跪曰。我有多年之敵。而鬪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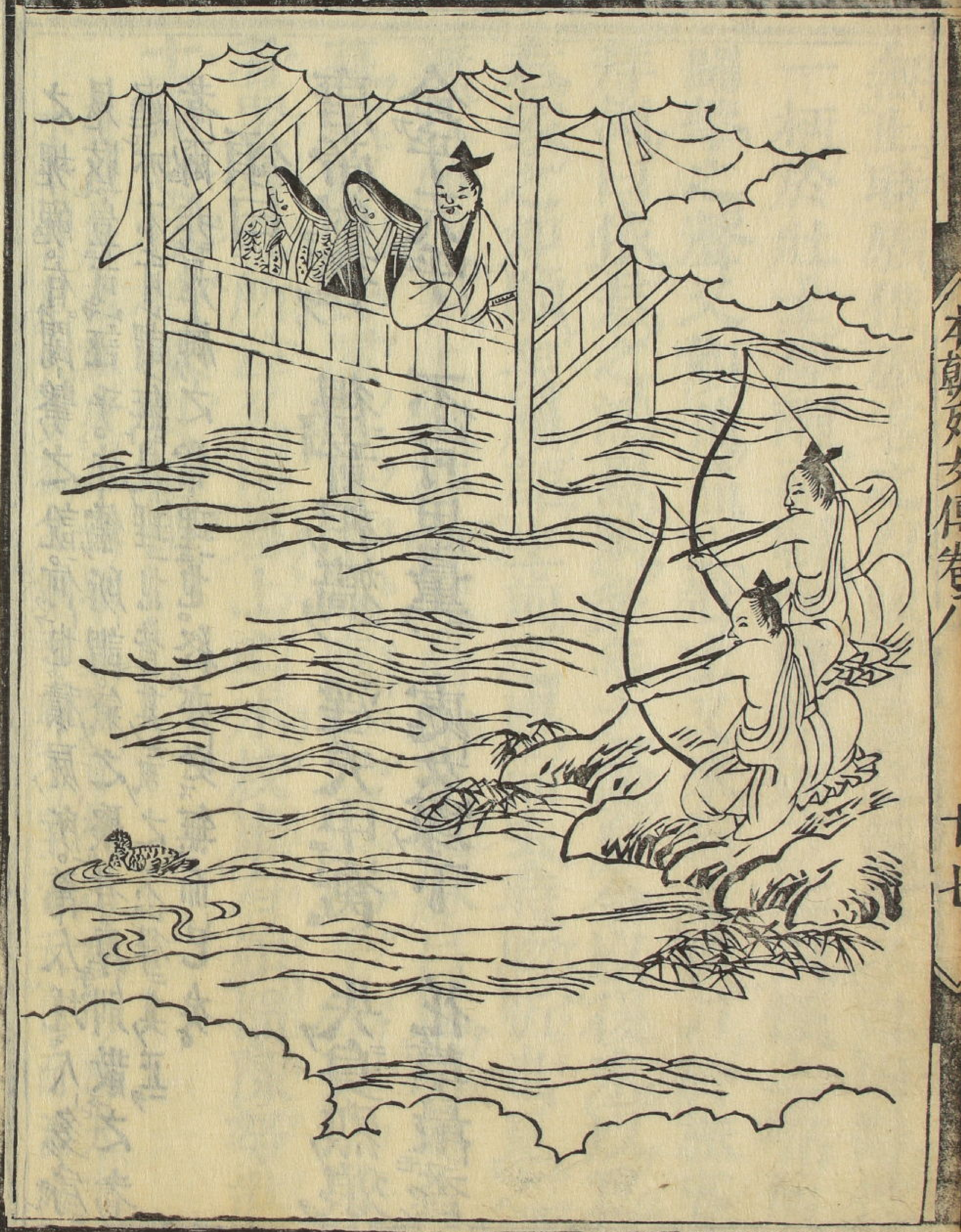
無止時願借旅客之刀散多歲之恨客不能固辭授一柄於壯士夢醒而視腰間無劔力客猶怪之暫而聞擊之聲又如前而止壯士又來而反璧刀於旅客拜謝曰依君之鴻恩解多年之怨自今以後永以爲君家之如願矣屢語生前之事而去時眄昕也見之無人血流冢上劔亦抹血高橋連蟲麻呂見斯處女墓歌曰葦野屋之宇奈比處女之奥槨乎往來跡見者哭耳之所泣又曰墓上之木枝靡有如聞陳努壯士爾之依倍家良信毋

評曰唐高祖射孔雀眼目娶奇相之女斯淫夫中水禽首尾失貞烈之娘幸與不幸皆天也而淫夫之堀魄有闘擊之說何也積屍所萬人坑人多爲鬼眩豈可誣乎先儒所謂氣之聚者厚則散之者遲亦不可謂無是理也皆其氣之不得其正者爾非鬼神之常理也終亦必無而已矣

頌曰

唐帝射雀　得奇相嫱　淫夫中禽　失貞烈娘
命乎天乎　不可思量　處女塚下　花草最香

菟名日處女



山州幼女

山州久世郡幼女者郡民女也七歳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爲荅曰充食女曰以蟹恵我我家有魚相報酬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覔乾魚其父耕田中一蛇追蝦蟆而含之父憐而不意曰汝捨蝦蟆以汝爲壻蛇聞言擧頭見翁吐蝦而去父歸舍思念誤發言恐失愛子懊惱不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女曰莫慮也早食焉父悦受膳初夜有叩門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冠人

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去女語父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舉尾敲戶父母大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悲聲又止明旦父見之大螃蟹百十手足亂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顏色不變曰我聞戶外大小蟹千百來殺此蛇大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一菩薩長尺餘語我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悅便穿土埋衆蟹及蛇就其地營寺爲冥福故號蟹滿

寺又曰紙幡寺

評曰夫蛇之慾欲配比類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蟹之能才其軀也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彼如揚寶之黄雀毛寶白龜皆仁愛之陰德而有陽報也山州幼女放蟹而妖災得免豈云無之乎然則蟲中有人世人中有蟲吁可以人而不如蟲乎

頌曰

山州幼女　惟仁惟恕　陰德固有　陽報最著
蝦蟆何幸　螃蟹有慮　巨蛇不祥　可勝德歟

山州幼女

寺側貧女

大安寺側貧女者未詳姓氏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一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羅錢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納庫明日女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送寺又明日女家閫內又有四緡簡曰大安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恠問女曰我比來詣大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與於女女得之漸爲富人

頌曰

緡錢四千　入貧女貪　非青蚨歸　須蛺蝶化

皆云佛賜　何有僧訴　與黄壽家　巨福相亞

寺側貧女

諸樂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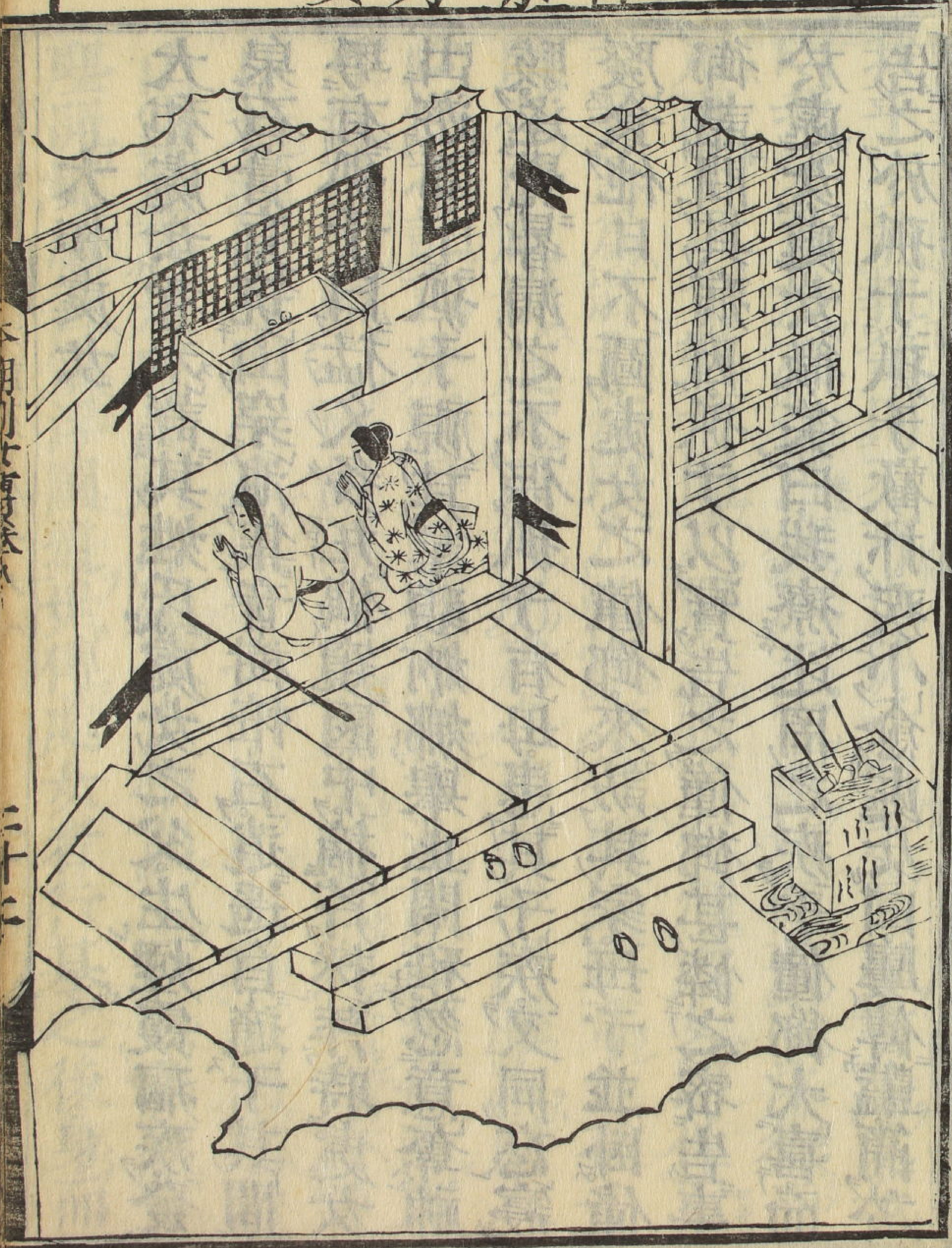
諸樂孝女者。蓼原村盲女之女也。家甚貧。里中有藥師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一時像臆如桃脂者忽然湧出。女子怪告母。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傳兩眼。卽開。

評曰。廣陵盛彦事母至孝也。母因疾失明。食蠐螬炙。餉之母食以爲美。母目。豁然卽開。木佛像臆。如桃脂者。豈得非如蠐螬炙宜治眼乎。吁孝感動天心。和漢亦然也。

頌曰

蓼原孀婦　患眼爲盲　孝女禱佛　豁然得明
桃脂一塊　優用三牲　天感人應　皆是至誠

諸樂孝女



大和處女

大和處女者未詳其姓氏處女之父生煙霞痼疾發泉石膏肓築山穿池集奇樹恠石逍遙自適于其間粤有孤子曰猛父多丸偶窺園中摘芹採萍時處女出遊園中孤子覩其華貌婀娜舉止閑雅忽意奪神駭遂覺晷漏之不移孤子有母患其子疾又同忘寢廢食他日不圖處女之僮御來訪其家母子並卧僮御詰問其病因孤子以實告之僮御甚憐之密告事於處女處女微笑曰我療迷罔之疾乎僮御大喜而告之於孤子孤子歡抃疾小愈處女曰屢傳藍簡於

我乎不能執筆則不可也孤子聞之而學書法處女曰我父百歳之後可使汝主家事墻面荊心沐猴而冠則不可也孤子聞之而對曉窓夜燭處女曰徃友于我家爲壯士姿則人必恠之使斷髮則可也孤子聞之而祝髮處女曰無所爲之事而沙門屢來則人必怪之託言於祈禱而時請招于汝讀心經般若則可也孤子聞之而諳誦二經處女曰召卿託言於護身若無脩行則人不信乎孤子聞之而與桑門遊諸山靈窟於是處女病而死孤子僧聞之而熱惱頻盡塵開鏡清善脩浮圖道世傳處女者行基之後身而

孤子者智光之化身也。

頌曰

和州處女　恐誑狡童　朝四暮三　情似狙公

本非鄭俗　豈又衛風　遂變淫奔　悔悟有功

大和處女

當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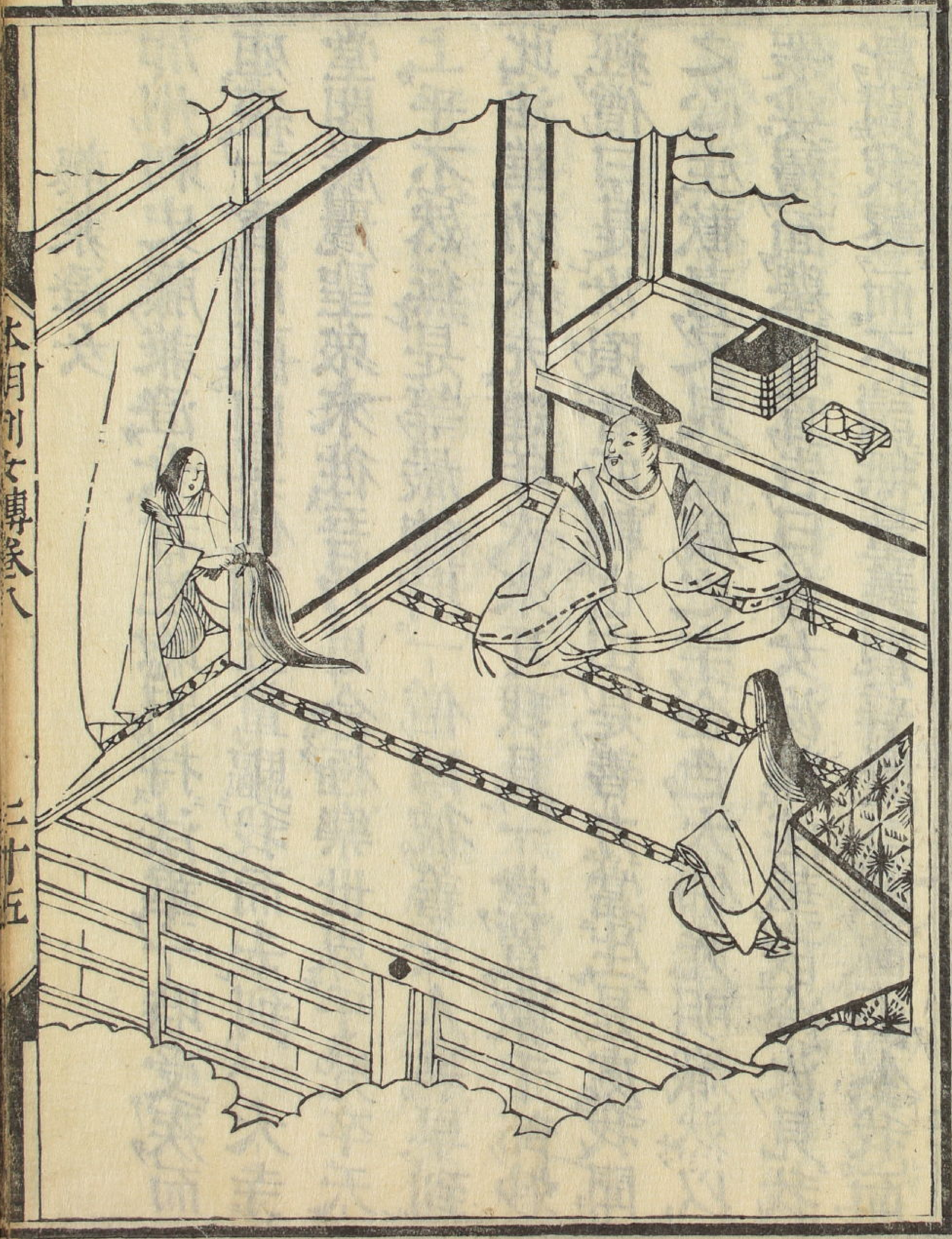
妙法尼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章長女也生豪富不事花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固辭不從明年謀奪歸人至期潛斷髪擲帳外父母不能若何或曰豈不關孝乎荅曰妾聞歸三寶者逆二親而不爲不孝也遂具戒精進無比誦法華六萬部又修密法毎日閼伽水必自掬臨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薫人衣年八十一

頌曰

成章長女　自少信道　形雖娟婉　心惟枯稿
譬逆二親　末歸三寶　彼云至孝　君子懊惱

妙法尼



同前

藤兼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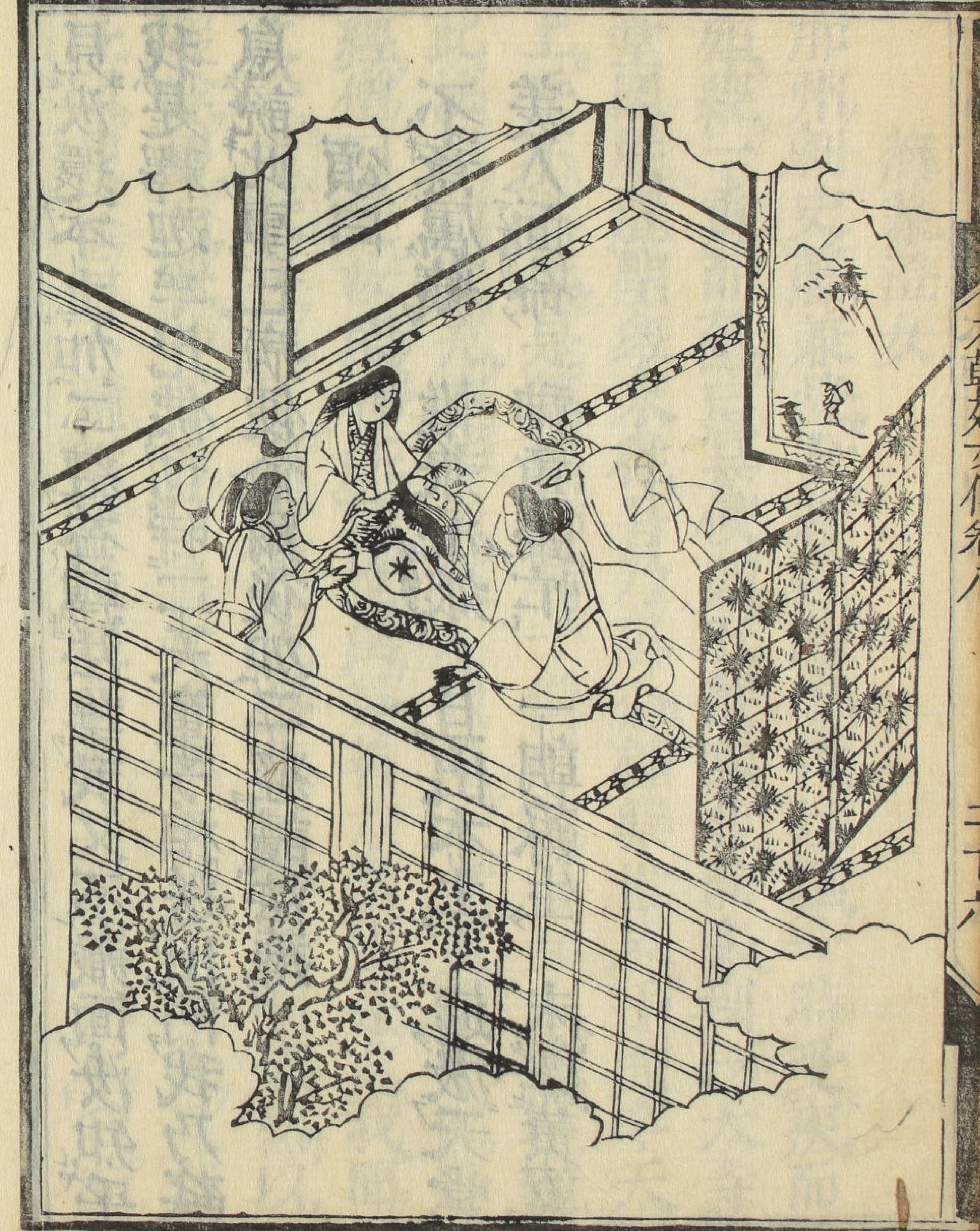
加州刺史藤兼澄女者性聰明持法華一時受疾而殂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去到一大寺堂閣嚴麗聖衆來往吾乃思念極樂世界乎兜率天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時一僧曰彼善女人爭早到此法華功未充運年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經僧曰是汝頃者所轉也由是善力當生是處我聞之心生歡喜又見高廣之宇金色大佛光明熾然以袈裟覆面舉妙音告曰善女汝轉法華故令汝見我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觀普賢二經故不令我面

見汝還本土加二經益轉法華我又不親面汝知乎我是釋迦牟尼佛也時二天童子相送出門我乃蘇息說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經讀法華

頌曰

不意屬纊　惟兼澄娘　且出本土　遠遊天堂
美人面命　神童歸忙　一朝蘇生　未就黃粱

藤兼澄女



繪嶋海女

繪嶋海女者播州海畔民間女也。中納言行平有罪而左遷須磨浦。時乘與垂釣逍遥繪嶋浦。偶求女子之中有美一人。行平顧眄而戯之曰。女子之蝸屋在何處乎。海女荅曰。白浪乃寄留奈幾佐爾世遠過寸海士乃子奈禮半宿毛佐多女須。詠畢失跡。行平且感且哀曰。吁奇哉。如此荒陋之地如之産人才。於是夏夷可以視矣。

頌曰

黄門行平　忽起心矣
戯言出恩　和歌發情

不邪不淫　有才有名　繪嶋風韻　全非鄭聲

繪嶋海女

有智子

二品内親王有智子者嵯峨帝之皇女王氏所誕育也頗渉經傳史漢兼善屬文元爲賀茂齋院弘仁十四年春二月帝幸齋院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各探勒韻公主探得塘光行蒼節歴筆曰寂寂幽莊迷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隠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新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荅蒼天帝歎之授三品于時年十七是日帝書懐賜公主曰忝以文章著國家莫將榮樂負煙霞即今永抱幽貞意無事終須遣歳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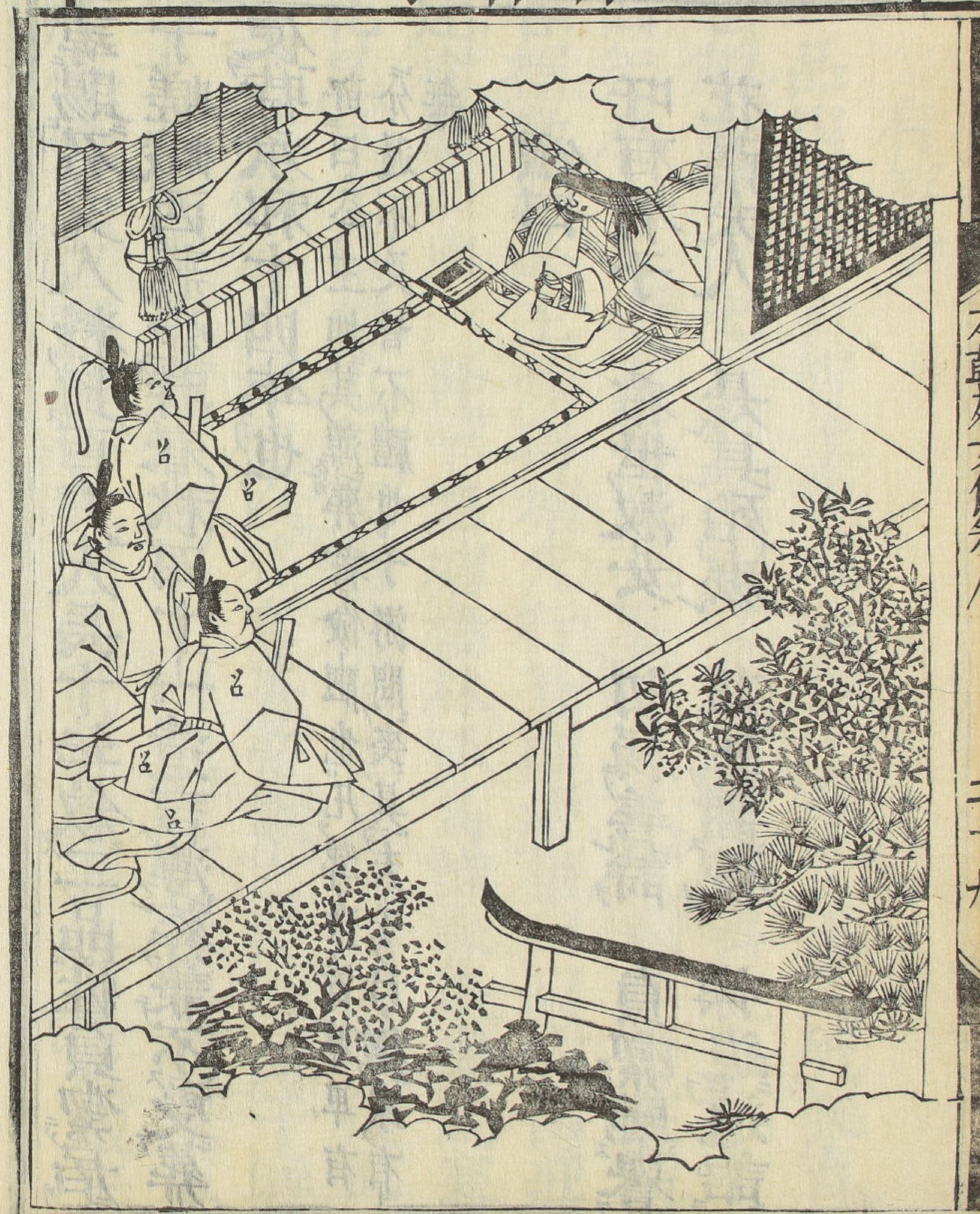
尋賜召文人料封百戸天長十年叙二品性貞潔居于嵯峨西莊薨時春秋四十一遺言薄葬兼不受葬使時承和十四年也

評曰公主如其薄葬者儉陋也凡葬祭皆尊卑有分過不及皆不禮也子游問喪其夫子曰稱家有無

頌曰

吁有智子　希世淑女　幼弱善詩　貞潔馳譽
花蘂夫人　是其殆庶　薄葬謝使　操追遺語

有智子



當刪

如藏尼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姿色。諸家通聘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遁走到奥州。女元薄世情。於惠日寺傍縛菴寡居。一日受病氣絶。至炎宮。庭上繫無數罪人。時小比丘持錫至。諸冥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也。女聞地藏名。趨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赴廳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不爲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繫。此也。炎王曰。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言否。女曰。大慈濟我。豈有違戾。菩薩唱曰。人身難受。佛敎難遭。一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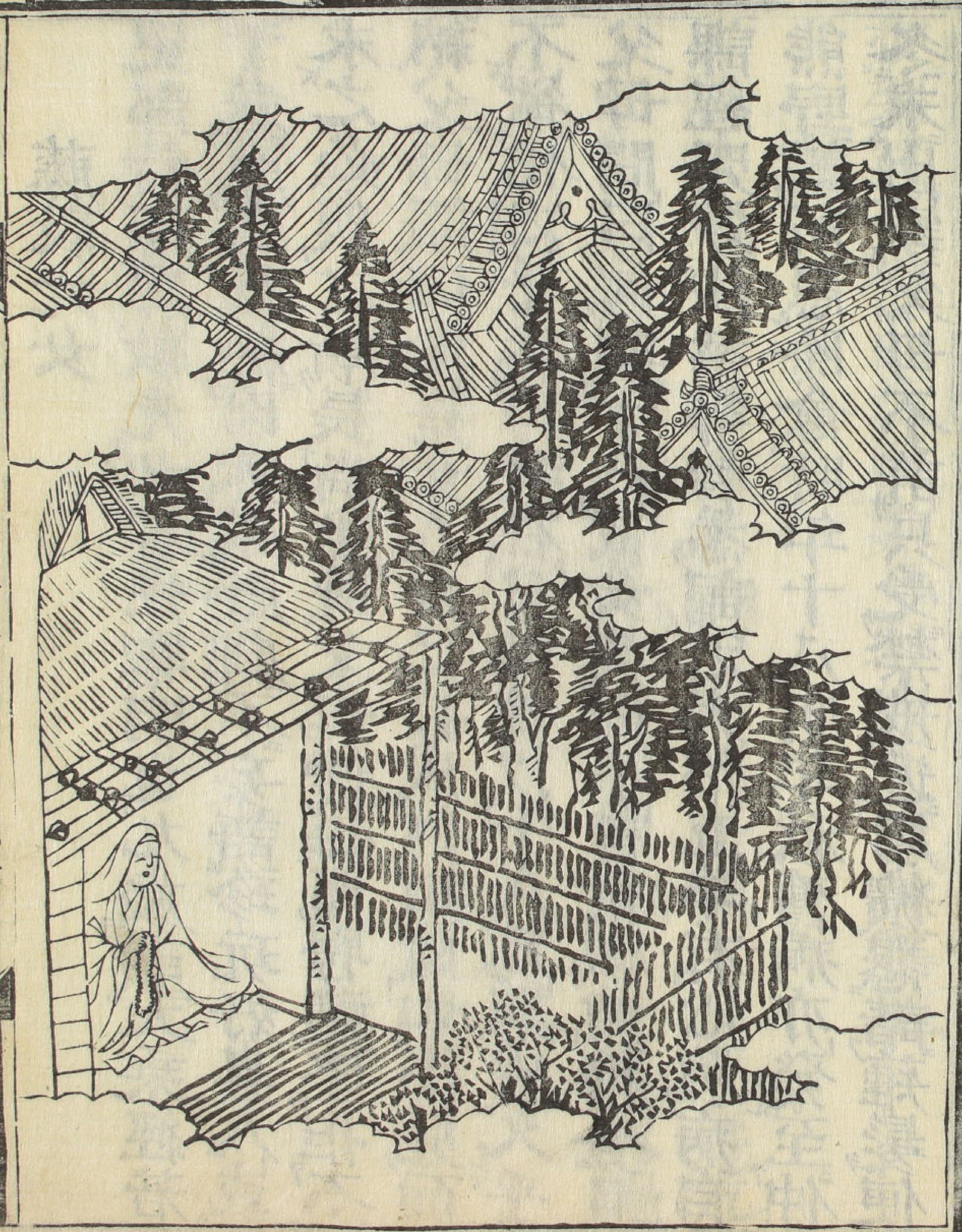
修不惜身命女聞已蘇息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尊心持地藏號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頌曰

惟如藏尼　平將門女　元薄世情　不事機杼

到炎魔時　與大士語　古稀加十　遂往佛所

如藏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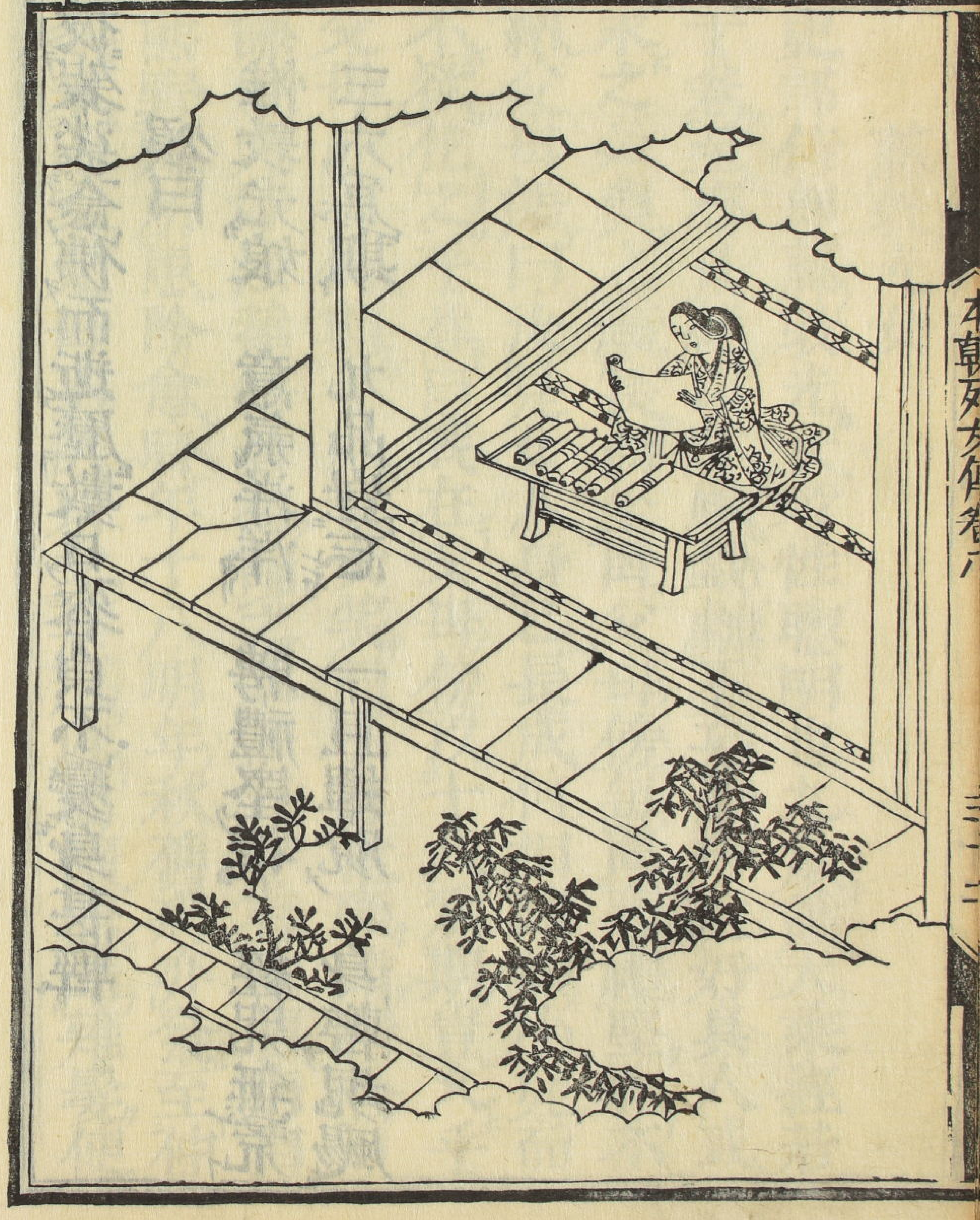
藤敦光女

吏部侍郎藤敦光女者性聰明也九歳讀大乘經若干巻至齊日絶肉味雖戯劇不妄語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臥父母傍毎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人身已長成何相隨如小兒而不欲他之乎答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爲期豈久乎父母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詣精舍日課經呪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秋舊病亦發至冲冬求出家父母不許只受禁戒近屬纉懇請薙髪便披袈裟念佛而逝歴數日容貌不變身甚輕

頌曰

惟敦光娘　意氣洋洋　聘禮堅拒　經呪無荒
三六爲期　九品豈忘　一旦蟬脱　身輕飄颺

藤敦光女



夜叉女

夜叉女者左典厩源義朝女母名延壽濃州青清賀倡家大炊者夜叉女之外祖母也義朝之軍士敗績于京都出奔于東州頼朝困勞後到江州森山里人欲執頼朝頼朝拔累代所傳之太刀號髭切自斬殺二人里人恐懼逃去會義朝使政家歸尋頼朝卽追及義朝旣而又後遂與義朝相失頼朝凌雪獨行到淺井比郡暫憩於民家明年二月首途赴美濃青清賀逢異母及異母弟夜叉女直到不破關原爲平氏倍臣彌平兵衛宗清所虜以上京都路偶又宿于青清

賀夜叉女視頼朝罹縲紲而啼泣曰我雖爲少女亦
典厩之子也佗日所捜求而爲官奴再受辱不如今
與兄同逢刑而共死也即將走出於是祖母及聖善
屢諫而遮止之時頼朝之京師或曰夜叉女獨出青
清賀驛而卒赴株河而死時年十一

評曰夜叉女不忍視兄患難投深淵而死最人情所難況幼女乎不滅父兄之令名古有焉聶政之姉榮似之

頌曰
一牛觳觫　怵惕屢呈　况同胞刑　豈可委棄
吁夜叉女　無情忍志　不滅其名　赴水急義

夜叉女

中納言局

中納言局者待賢門院之官女也。女院薨後歎別祝髮隱于小倉山下。發菩提心。凝道場觀西行法師往而問之境離囂塵洞留蔽迹局尼語曰。初出家之日。追慕女院之念曾未止。戀慕同遊之情特無忘吁生南無垢之界乎。至西極樂之地乎。於是上泣女院之恩下泣同遊之睦。今又且無其念。因修行之功而去遲懦之念歟。愚痴女子尚如此。況圓位多年之勤修乎。西行聞之。節顧我身大慼大耻。厥後經三年而局尼疾病。西行問之。俄然面西合掌端座而殂矣。於是西行流涙斷腸

頌曰

恩君慕友　人情之常　終者易忽　遠者易忘
浮圖所貴　聖門不藏　於黃門局　儒佛可詳

中納言局

延政門院

延政門院者後嵯峨院之皇女也一日人請仙洞皇女寄和歌一首曰二文字（こ。古作古）牛農角文字（い。古作以）直文字（一。古作之）曲文字（く。古作久）登曾君波遠保由留是幼稚之製作也故世擧稱之

許曰徐惠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吁延政門院英才略似之

埜樵曰假名字法雖作古比之久此時其法未行乎縱然雖有其法幼公主之述作不可言誤焉明契法師既破假名法以爲遠於江惠之類皆通用事文類聚引自氏文集註曰鄭玄家牛觸牆成八字然則以八字可謂牛角文字似言以字畫出緣起曰竪三點加横一點横一點加竪三點爲山土又横川爲三竪三爲川類說所謂三々横兩々縱爲習字之類也又樂府解題共謎曰二八三八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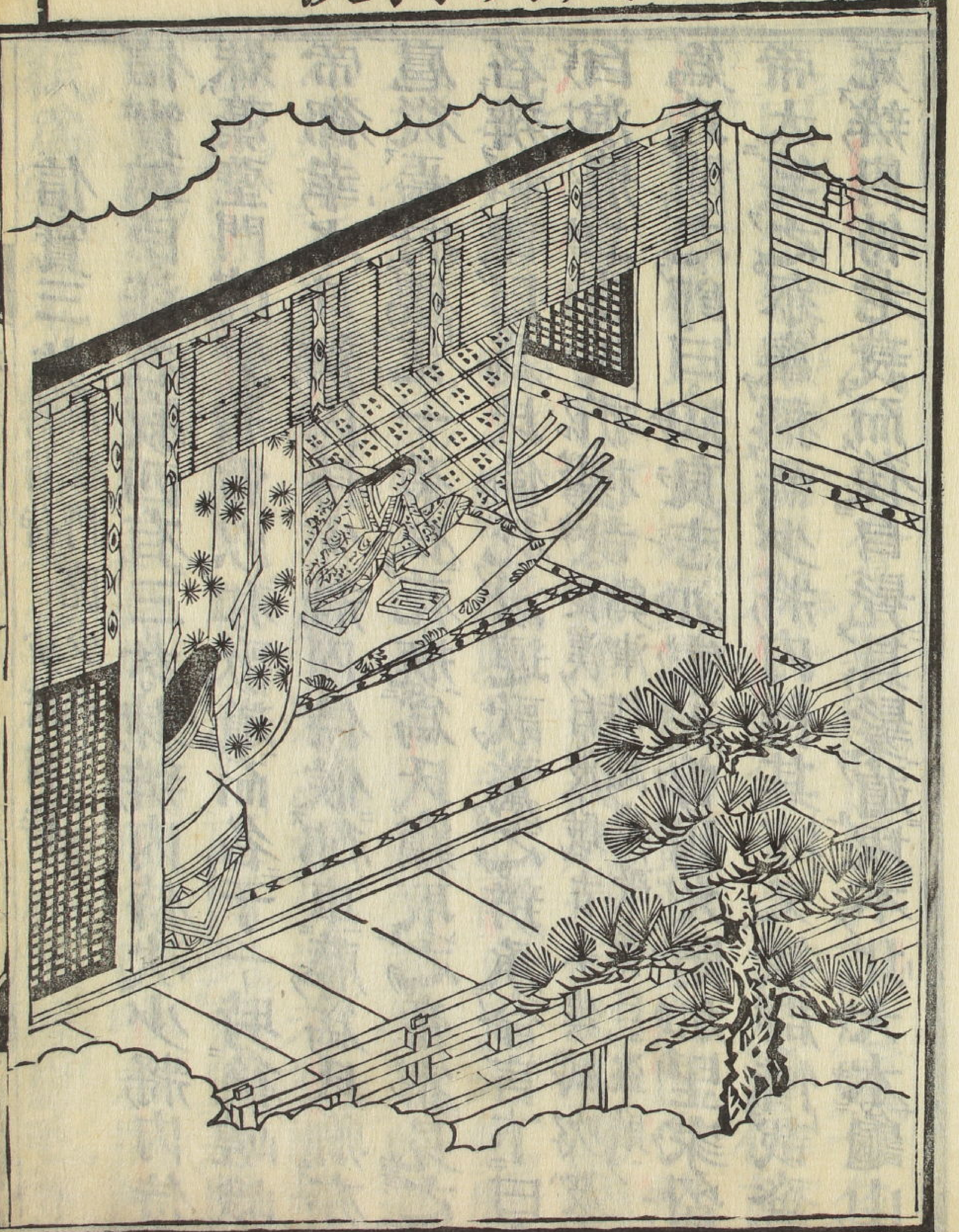
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井字。故錢昭度食梨詩三八飛泉繞齒寒。以此井字詩。視之。則公主之歌亦可謂和歌之謎也。

頌曰

後嵯峨女　延政門院　其才其英　之子其變

幼善和歌　孝行不倦　吁如斯人　又不可見

延政門院



信實三女

辨内侍　少將内侍
藻壁門院少將

信實朝臣法名寂西有三女姉辨内侍次少將内侍妹藻壁門院少將皆以和歌道而名于一時後嵯峨帝御幸之日辨内侍少將内侍候御車藤氏卿亦扈從焉時櫻花一朶在花瓶藤氏竊取之帝察見之召辨私語曰爲氏偸花汝連歌驚之辨承命言下曰白浪農立寄天折櫻哉（後漢白波賊。古今集風吹波與津白浪之歌。皆曰盗賊）爲氏聞之卽曰知良志加家天曾爾久閉加里家留帝大笑之衆皐稱焉少將内侍其才又挍群惜哉蚤死辨内侍老衰而後自髠其髪道坂本北大本龜山

帝七月七日有和歌會於是賜品題於辨尼賦七夕衣曰秋來毛露置袖農挾家禮半七夕津女爾何於加佐麻志帝且憐且感有恩惠之詔藻壁門院少將又才女也歌曰巳之音爾津羅幾別農看士多爾思毛不知鳥矢鳴羅咩定家卿甚賞此歌自走老筆謄寫古今集贈之其後序曰國母仙院少將依爲此道之堪能不斷老眼之不堪書寫之云少將老後祝髮卜居於法性寺台趾平親清女自東國到京師慕蘭少將尼而問之時尼在持佛堂隔障子曰吁君問綻紙爲裳之老尼好斯道之志偉哉卽余將接眉毛亦

耻老尨之管闚筐擧遂不逢厥後親清女欲歆香名之意念尚未止時贈束脩通手示終爲倭歌之友

頌曰

寂西妹姊　才而且美　有歌驚人　既錄國史
明自遠來　幽齋不鄙　古謂才難　況又女子

信實三女

平親清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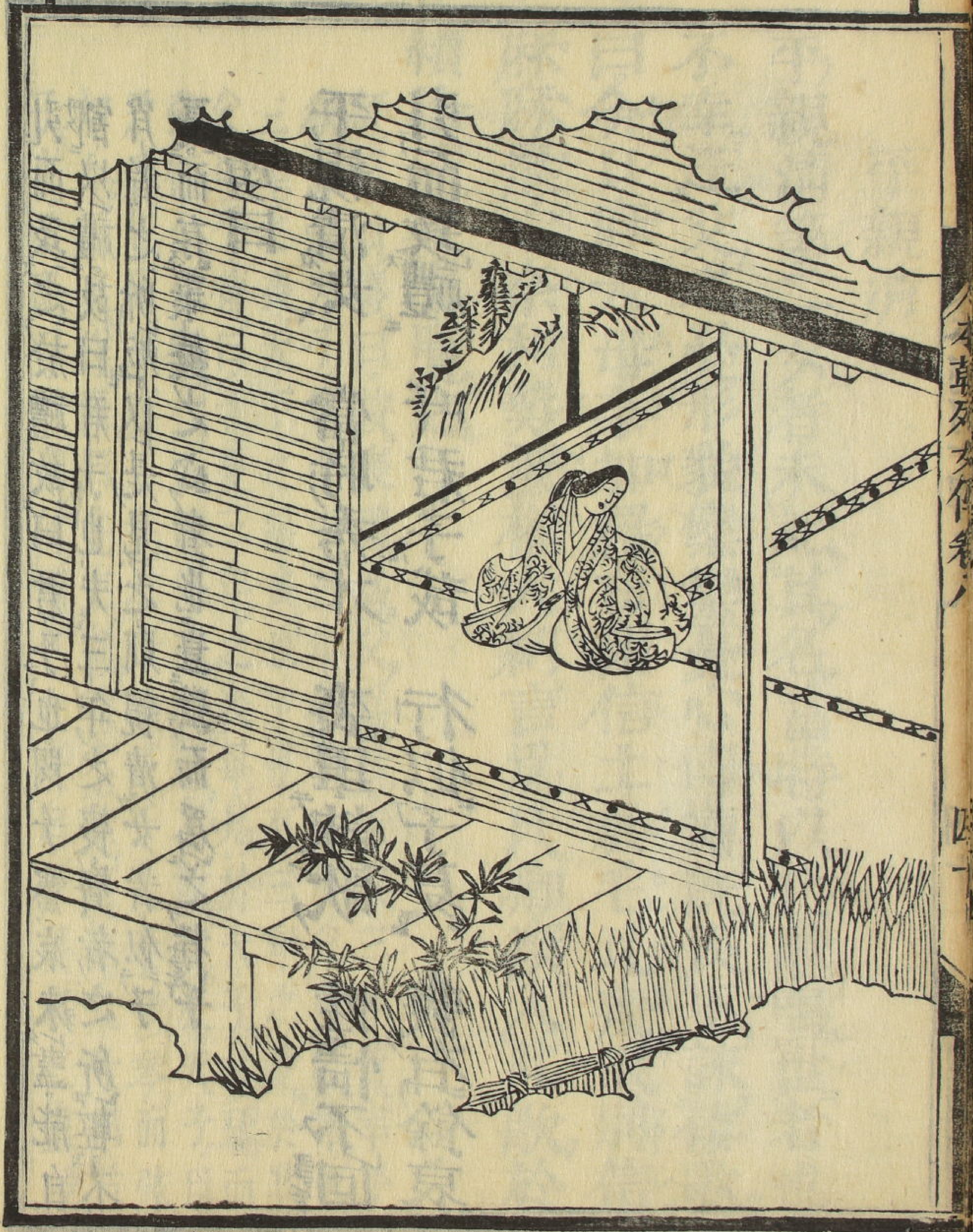
平親清第二女者未記其名。當時以倭歌鳴世者也。不幸逢父之憂。形貌欒欒。憂心慱慱。既喪畢詠倭歌曰。今日麻天母奈加羅布閉信土於毛比幾哉別信麻麻農心奈利勢波。權大納言爲氏卿撰入此歌於續拾遺集奏覽之。

評曰。詩傳曰。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以是見之。則親清女者。似子夏而存秉彝之心者也。豈強而爲之者乎。

頌曰

平親清女。當時秀才。喪畢詠歌。性情不回。
引而致禮。吁君子哉。行似子夏。幾有餘哀。

平親清女



今出河院近衛

今出河院近衛者鷹司權中納言藤伊平女伊頼卿覺道上人實伊僧正等之妹也兄弟皆秀于歌林近衛九歳父賜題曰池氷兄之歌既成近衛見之又皆詠薄氷時近衛以爲與人同詠薄氷尚不可有其興於是詠池汀厚氷父視之歎扑曰此厚氷之詠就中最秀逸也此作者誰也不怠則益進而列歌仙班乎遂如父言自續古今集以來五代勅撰其歌多載時請仙洞恩偶不少一生寡居不納聘禮又不築仕終法華經十萬部讀誦之功

今出河院近衛

頌曰

伊平ノ女子　何人カ爭ン妍ヲ　難兄難弟　皆爲ル歌仙ト

藤氏永厚　謝家ノ雪新ナリ　道韞近衛　妙倶ニ入ル神ニ

祝成仲女

祝部成仲女者善和歌當時之才女也成仲不幸喪其子不勝哀悒之至製倭歌一首賜二女子其歌曰諸共爾越麻信物遠死出之山又思人無身奈利世婆女子攬涕詠吟曰君加多女伊登士命乃惜哉加加流憂目遠視勢信士思閉半父子共瀾然而涕下贈答二首之歌見新拾遺集

頌曰

祝成仲女　豈稱美貌　其疾之憂　全身爲孝
魯論一句　是則是傚　聖人雖去　又不乏教

祝成仲女

讃岐

讃岐者源光祿頼政女常仕于二條院性聡慧多咏倭歌又畧看閲経史以才名著于當時常謂日令世人以生日慶賀之者厥非謬妄之甚乎我乃毎値誕日灑涙悲泣追憶母之労苦食味不能一入口而已

本朝古今列女傳巻之九目録

奇女傳 五人 附録二人

都藍尼

中將姫

舎利尼

如意尼 附如一 如圓

大物忌子良

[印]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九

奇女

奇異也仙釋之女子有奇異之行者悉列于此

都藍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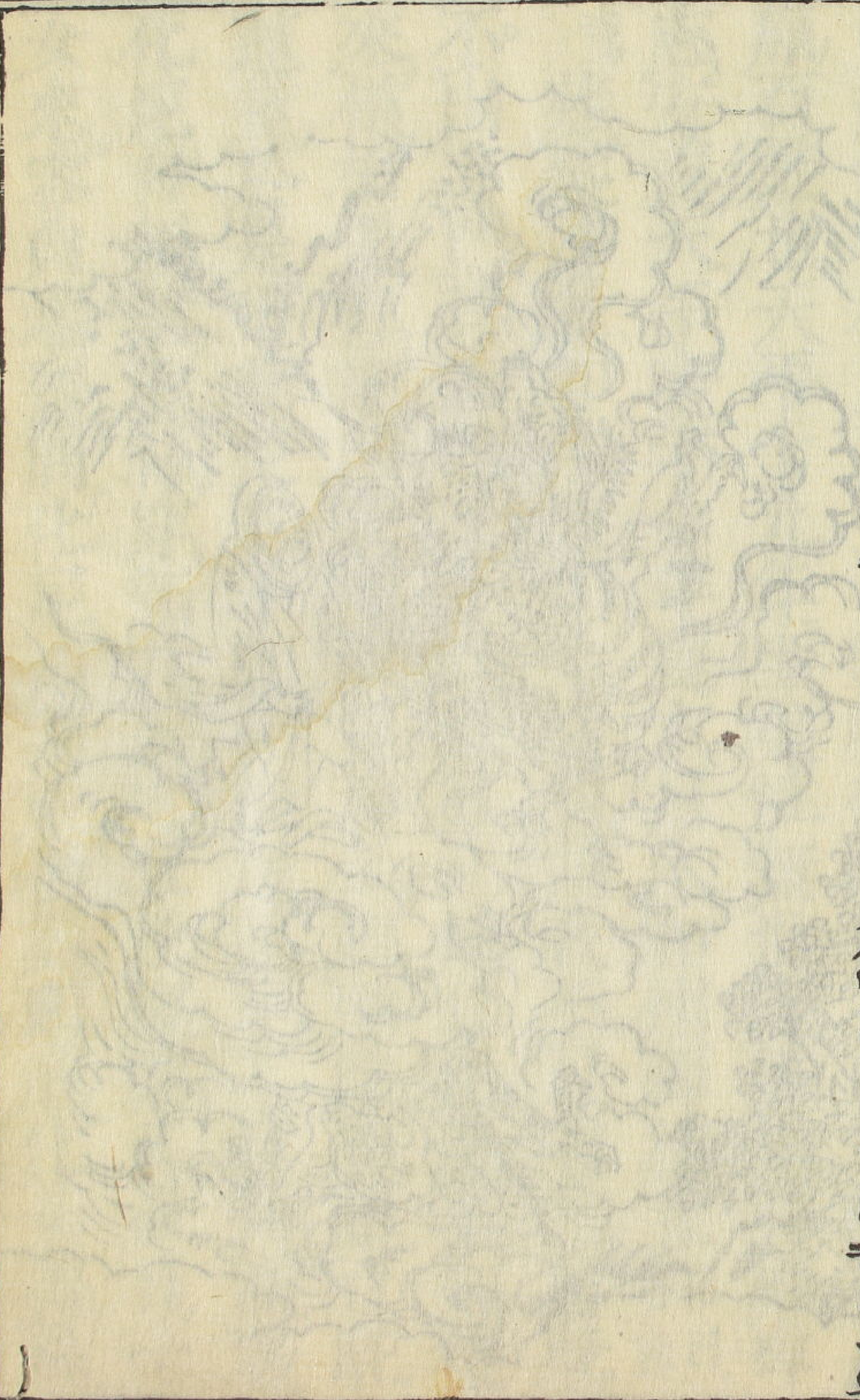
都藍尼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吉野山麓世傳金峰山者黄金之地金剛藏王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渉覓藍言而曰我雖女身淨戒靈感豈凡婦之比哉乃登金峯忽雷電晦暝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成大樹藍又咒龍乘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進藍嗔蹈嵓巒皆盡崩裂其豢龍之池在嵓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

許曰。和州都藍尼與玉巵女。易地亦然也。

近思錄曰。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或問羅浮先生曰。明宋太史賦曰東典。其中云。天皇大人洩秘寶。八角垂芒貫斗樞。青牛不渡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註云。國中無道士。此言如何。余答曰。不然。夫我邦者。天神地祇之所鎮。而靈仙異人之所產也。太陽爗靈。於是赫曄。扶桑若木。於是榮揚。洪波大瀾之所激灣。千山萬島之所秀出。推而稱君子國。固當。且夫元氣之淳流。運會之隆熾。時時挺生大人才子。不可勝數。世神世上古。始含之及人代。天子壽踰一百年者。亦不少。且文武內大臣。浦嶋子。舉國人之所稱也。南山白箸翁高市久米仙之輩。昭昭乎世。不可誣也。彼宋濂豈能知我邦之爲靈區哉。

頌曰



都藍女娟　兼學仙釋　金峰難攀　弱水如隔

忽棄黎杖　更跨龍脊　皆云得道　長掌玉液

都藍尼

中將姬

中將姬者、僕射藤拱佩（拱佩者右大臣豐成之號也。）之女也。母藤原百能也。天平十九年生矣。性無世染、不納聘禮、專志安養。天平寶字七年夏六月、入和州禪林寺（俗曰當麻寺）、薙髮法名如法。時年十六。誓曰、我不見彌陀眞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一比丘尼至。不知從來。儀相瓌偉。語曰、我令汝見淨土、觀彌陀。須集百駝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朝。詔使送蓮莖。一日而滿數。化尼自折莖取絲、穿新井濯之。五色爛然。又數日、一女來。容皃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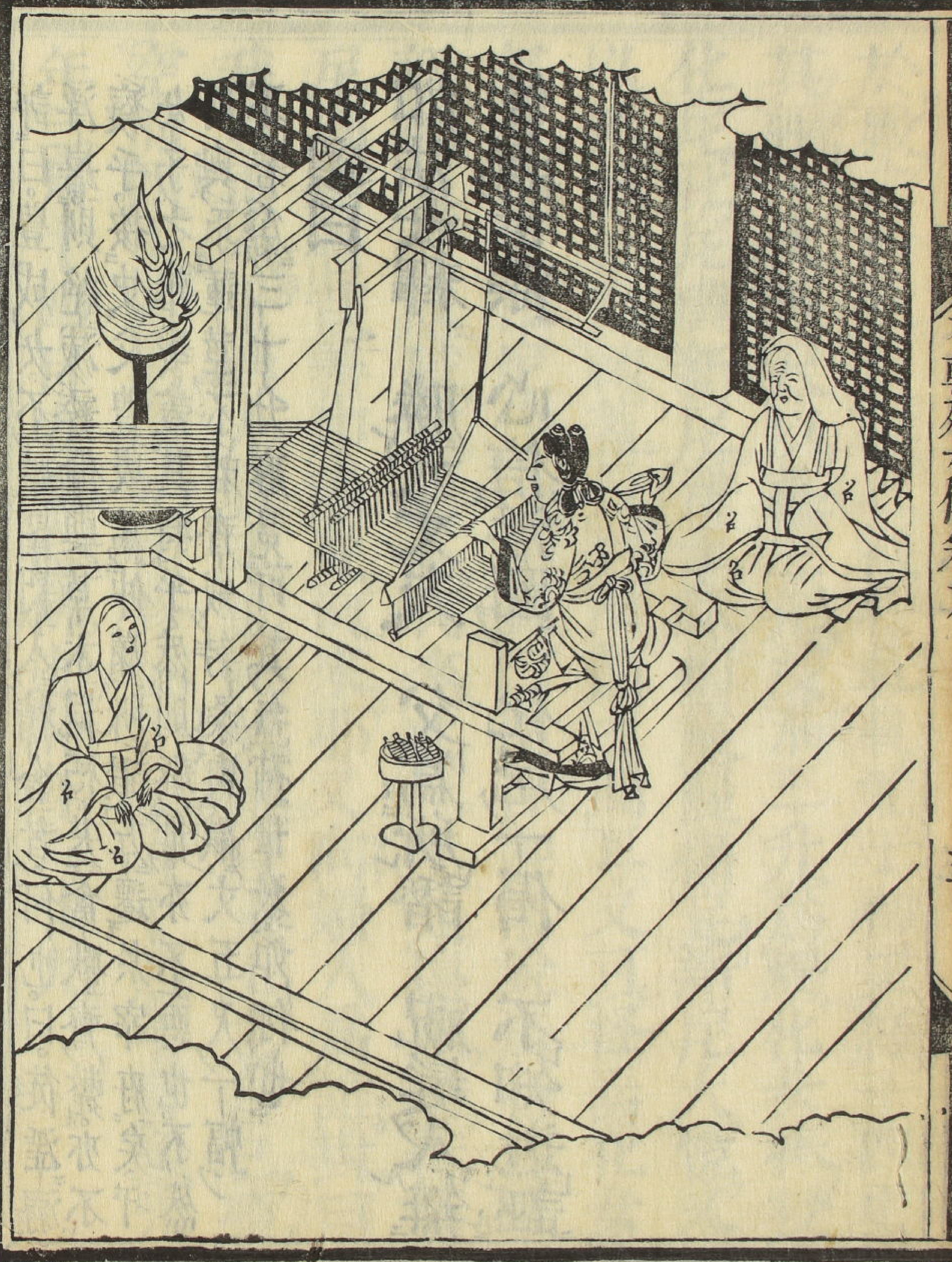
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于初更。終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三升為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衆相嚴麗備足。新尼大悦。又以無節竹為軸。蓋長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尼作得禮圖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又有故感。君懇志我來此。至是塲。求離苦。新尼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為誰。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女觀音大士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尼自是精修益勤。在寺十四年。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時年二十九

評曰。豊成女不納閨門入精舍者何也。曰。徒淫溺浮屠則絶滅彝倫。與草木同朽。共禽獸齊斃。亦不癡乎。按史父豊成為仲麻所譖。左遷於宰府矣。吁女子之薙髮。蓋其時乎。然則遯世亦不悪也。不然則與取蓮茎。不若齊戒躬桑。與織丈五尺之一幅。不若為三十升之麻冕。吁其無補世教。如何也。

頌曰

如法女釋　勝大丈夫　父為所譖　祝髮入無
性無世染　心信浮圖　化尼一偈　不知近誣

中将姫



舎利尼

舎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寶三年十一月
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夫妻共懼盛箱捨
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卵破中有女子父母大悅收
育里閭聞之歎未曾有單八月身俄壯大長三尺五
寸顏皃端正而無女根纔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
巧妙七歲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精
進晝夜誦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言聖者肥
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大安寺戒明講華嚴舎利
日日預聽一日明呵曰尼身何預廣衆耶荅曰佛慈

平等廣度群生。法界一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必陷
大德。適承顧問。欣幸無量。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
蹟答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舍利。
舍利一一分析無礙。道俗尊重。號舍利菩薩。肥後州
國分寺沙門。并豐州宇佐神宮寺僧二人。誹謗舍利。
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
俱死云。

評曰。舍利尼之母。生一肉團。何也。博物志曰。徐偃
王之母產卵。棄之。孤獨老母取覆之。出一兒。後繼
徐國。舍利尼之事。跡異而理同。且又舍利尼者。一
鼓女也。彼若不爲女釋。而爲女師。爲寺人。則庶幾
免遊民之名乎。其長
臂妖鬼。如我言何。

頌曰

肥州鼓女　名目舍利　似安行聖　具自然智
誦法華經　明華嚴義　二僧膽落　長臂魑魅

舍利女

如意尼 附如一 如圓

如意尼者丹州餘佐郡人淳和帝第四之妃也居無常處相半山水之間十歲入王都常請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衆人闐咽未有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宮春初得靈夢遣華使於頂法寺物色而得妃入宮儀容端麗婦德柔順帝敬嬖焉性慈仁無撤肉味好行檀施不沐浴體無垢不香自然不用薰染持如意輪咒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願見眞身第六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欲見大悲眞身第四妃即是也意也覺後益

加敬重妃雖專寵榮志在山林適一七日修如意輪供第七後夜持誦時閉目恍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州有寶山號如意輪摩尼峰昔神功皇后征新羅而還埋如意珠及金甲冒弓箭寶劍衣服等故亦曰武庫汝壹居彼妃聞言開目端正天女乘白龍擁白雲向西南飛去妃怪喜焉蓋天女者大辨才天也白龍變石像今猶在此地又是役小角之舊趾也天長五年二月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官女二人潛出宮赴攝州金吾校尉橘親守爲後從到南河畔欲乘舟舟人看妃嬪莊麗惶恐不纔舡欲逃去而舟不動不得

色而載之明白著攝州南宮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神啓殿戶與妃晤語而二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廣田神祠神又開戶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北有池池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小岑逢大蛾於此進而登摩尼岑紫雲來覆有一美女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相應之勝區也我藏珍寶於此地每日禺中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如下山而不見是廣田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搆梵宇令郡官吏及富民等不期自來傾財勠力三十三日而落成妃及二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尼晝

夜無間山西一峯有大鷲烏黒雲常覆峯時時出毀
一時炎燄飛來逼堂宇妃以香水灑之其火自退又
黒雲中異神降來其體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
於時妃身心不動漸供化之妃出宮後帝尋之不得
便勅尚書右丞眞王嚴加搜索入山宣帝緒妃語眞
王曰妾自侍宮掖夙志山野幸遂素情豈駕歸輦又
帝頃歸如意輪尊妾亦此地修此法不多乖睿情乎
眞王還宮奏上潛然妃在宮時恩寵無比雖逃於此
荐賜存問諸后妃懷妬忌謀燒山房上知此事勅眞
王佯燒山下茆屋諸妃遥見煙以爲焚眞房妬心乃

止今其燒地俗曰燒寺此歳十一月妃請空海僧都
入山一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徑三尺乘
紫雲入場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頂七年二月十八
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
相木至山頂有大櫻樹放光妃喜怪交集即延海闍
梨到木所海就櫻所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
山南海即其地刻像取妃身量爲準凡經日三十而
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咒未曾暫斷禮拜又日
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以偈讚曰敬禮救世
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體不捨造悪諸衆生三世有

情同利濟于時像樸點頭妃一日語海曰此山西峯有一鬼號鹿亂神前八面臂者常作法障爲之如何海曰東谷有大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教爾後神不爲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爲何天海曰大辨才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修之第七夜天女率十五童子降臨時前峰俄起黑雲三障身神現雲中妃又設祭供神乃隱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修如意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語曰我住此山爲一切貧乏衆生施財寶八年十月十八日妃屈海師落慶大殿海唱偈曰峰有摩尼如意寶大聖爲利諸衆生普雨一切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豊榮妃又合掌曰自性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吾獻大悲菩薩前歡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髮束爲三分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海剃落受具戒法諱如意二女同時薙染一曰如一二曰如圓三尼爾來持誦益勤故號此所名神呪寺承和二年正月帝幸山中如意對御演說皇情大悅寵從甚盛大中大夫和真綱在焉如一者真綱之女也出宮後未相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趺坐誦如意輪呪合掌而化年

三十三。妃甞蓄一篋。人不得見裏面。世曰天長元年
大旱。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雨。海得妃篋修秘奥。以
故雨澤洽天下。妃之同閭有水江浦嶋子者。先妃數
百年。久棲仙郷。所謂蓬萊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
嶋子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海刻櫻像。時妃藏篋像
中。

元亨釋書曰。論曰。或言。浦嶋子稱妃篋名夫妃篋。
恐非神仙之器。乃是客乘之秘牘也。故弘法大師
得此。能降天長之旱雨。浦嶋子只是蓬瀛之一賓
耳。何容易而知之乎。予曰。梁僧傳曰。史宗者。世号為
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鹽。令請一小兒。將去。
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屋中。有三道人。相見共語。小
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
問所經見曰。道人令我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

波浪耳。并說寄書事。令開看。都不解。乃令小兒送
書與史宗。宗披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
由是而言。蓬萊又有比丘耳。浦嶋子
縱不委篋中。而知其名。不為過而已。
評曰。如意尼傳殊駭人之觀聽。雖近於語怪。然亦
不可不傳。況又國史之著。不可誣。亦本朝之一奇
事也。不可聽斷其無乎。故奇女傳以之終焉。於是
予再三熟讀投筆。而尚有羞。羅大經之清談鶴林
之下。何也。曰。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
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
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
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
悉号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
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
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
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
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顚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
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
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
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頌曰

昔如意尼　雖渉怪神　廣田廟下　南宮海濱

四時富景　是寶山春　清風明月　萬古結鄰

如意尼

大物忌子良

大物忌子良者大内人度會高主女也貞觀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入御贄川而卒去時年十五也郎時從御贄川淵底而得妙見星童形像奉居尾部御陵以西卜田岡崎宮靈地祈氏人之繁昌爰貞觀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一胞二人男子生宗雄冬雄是也同三年冬十一月十八日同胞二人男子生春海秋並是也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亦同胞二人男子生冬綿春彥是也仁和四年冬十一月十八日神主春彥任妙見尊星王靈託率氏人等向淸淨山谷奉祭本地妙見大菩薩日光月光十二神主二十八宿諸天帝釋神等也今號山宮祭是也春彥與菅家交好矣故合祭北野廟廷白大夫祠是也

頌曰

爛彼德星　聚在中天　度會氏胄　御贄塞淵

駢胎勿奇　連璧共賢　豈只賜粟　榮爵綿綿

本朝古今列女傳巻之十目錄

神女傳 六人 附錄五人
倭迹迹姬 附和珥坂少女
倭姬命 附五百野皇女
神夏磯媛 附速津姬
息長足姬 附葉山媛 長媛
衣通姬
栲幡皇女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十

神女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謚法曰民無能名曰神

倭迹迹姫 附和珥坂小女

倭迹迹日百襲姫命者孝靈帝之女母倭國香媛也崇神帝七年春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其後聖業愈高王風博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盍命神龜以極致災之所由也於是帝幸于神淺茅原而會八十萬神以卜問之是時神明憑倭迹迹日百襲姫命曰帝何憂國之不治也若能敬祭我者必當自平矣帝問曰教如此者

誰神也。答曰。我是倭國域内所居。名爲大物主神。時得神語。隨教祭祀。同十年秋七月。詔群卿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灾害皆耗。然遠荒人等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秋九月。以大彦命遣北陸。武渟川別遣東海。吉備津彦遣西海。丹波道主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有不受教者。乃舉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爲將軍。大彦命到於和珥坂上。時有少女。歌之曰。瀰磨紀異利寐胡。御間城入彦也。崇神帝諱也。播揶奉備之義也。飫廼餓巳也。大彦命也。烏塢。謂君也。言大彦命之君。崇神帝。志齊務苫謂殺也。今案。死與殺同義。農殊末句。謂望來也。今案。盜來也。志羅珥不知也。比賣那素寐殊望。言不知殺逆之誅。爲見女之遊。今案。比比奈遊也。於朋者謂大彦命也。略彦命也。姫庸利自外也。于介伽甲氏。窺也。許呂佐務苫須羅句塢。欲殺也。志羅珥不知也。比賣那素寐殊望。爲比比奈遊也。凡歌意者武埴安彦爲傾朝廷。不知襲來。遣四方將軍。喩見女之遊戲也。崇神帝依爲明君。奉憎之由乎。令覺知之童謠也。於是大彦命異之。問童女曰。汝言何辭。對曰。勿言也。唯歌耳。乃重詠先歌。忽不見矣。大彦乃還。而具以狀奏。於是帝姑倭迹迹日百襲姫命。聰明叡智。能識未然。乃知其歌恠。言于帝。是武埴安彦將謀反之表者也。吾聞武埴安彦之妻吾田媛。密來之取倭香山土。裹領巾

頭祈曰是倭國之物實則反之是以知有事焉非早
圖必後之於是更留諸將軍而議之未幾時武埴安
彦與妻吾田媛謀反逆興師忽至各分道而夫從山
背婦從大坂共入欲襲帝京時帝遣五十狹芹彦命
撃吾田媛之師卽遮於大坂皆大破之殺吾田媛悉
斬其軍卒復遣大彦與和珥臣遠祖彦國葺向山背
撃埴安彦爰以忌瓮鎭坐於和珥武鐰坂上則卒精
兵進登那羅山而軍之時官軍屯聚而蹢跙草木因以
號其山曰那羅山更避那羅山而進到輪韓河埴安彦挾河
屯之各相挑焉故時人改號其河曰挑河今謂泉河訛也埴安彦望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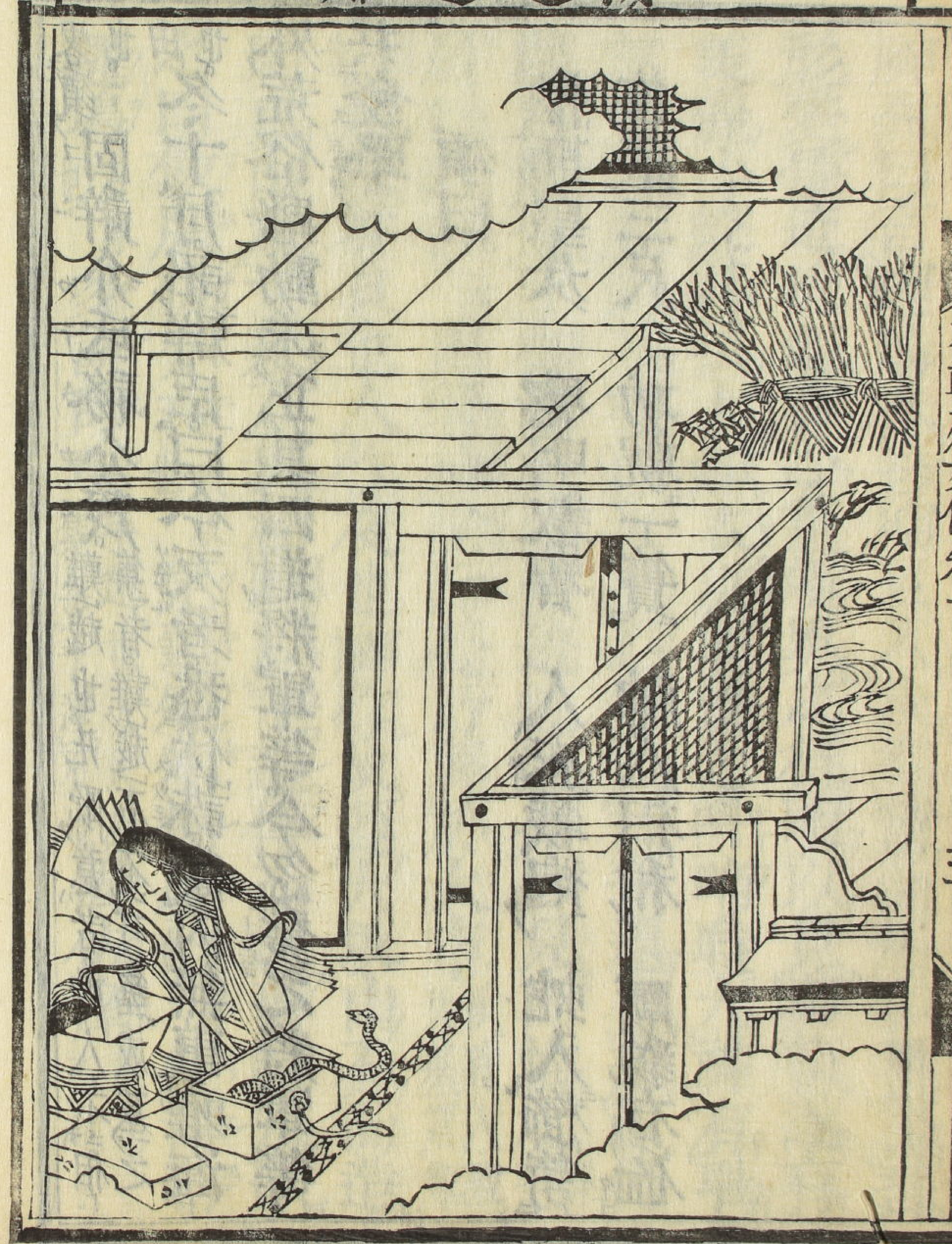
彦國葺曰何由矣汝興師來耶對曰汝逆天無道欲
傾王室故擧義兵欲討汝逆是帝之命也於是各爭
先射武埴安彦先射彦國葺不得中後彦國葺射埴
安彦中胷而殺焉其軍衆脅退則追破於河北而斬
首過半屍骨多溢故號其處曰羽振苑亦其卒怖走屎漏于褌
乃脱甲而逃之知不得免叩頭曰我君故時人號其脱甲處曰伽
和羅褌屎處曰屎褌今謂樟葉訛也號叩頭之處曰我君叩頭此云迺務是後倭迹迹
日百襲姫命爲大物主神之妻然其神常晝不見而
夜來矣倭迹迹姫命語夫曰君常晝不見者分明不
得視其尊顔願暫留之明旦仰欲覲美麗之威儀大

神對曰言理灼然吾明旦入汝櫛笥而居願無驚吾形爰倭迹迹姫命心裏密異之待明以見櫛笥遂有美麗小蛇其長大如衣紐則驚之叫啼時大神有恥忽化人形謂其妻曰汝不忍令羞吾吾還令羞汝仍踐大虚登于御諸山爰倭迹迹姫命仰見而悔之急居（急居此云菟岐于）則箸撞陰而薨乃葬於大市（故時人號其墓謂箸墓也）是墓者日也人作夜也神作故運大坂山石而造則自山至于墓人民相踵以手遞傳而運焉時人歌之曰飫朋佐介珥（大坂也）菟藝廼煩例屢（塗身也）伊辭務邏塢（石林也）多誤辭珥（手越也人民相集每手運石也）固佐摩（越也言不止越也）畧須（也）固辭介氏務介茂（難越也言歌意者神人不相集者難越石不可塗成墓之由也）冬十月詔群臣曰今反者悉伏誅畿內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其四道將軍等今忽發之將軍等共發路

頌曰

惟斯皇女　聰明叡智　人衣戰袍　蛇入櫛笥
箸墓三尺　功就一簣　神人相和　廟貌有恤

倭迹迹姫



倭姫命　附五百野皇女

倭姫命者垂仁帝第二女。或曰第四女。母貝波比古多多須美知宇斯王之女氷羽州比賣命也。生而貌容甚麗。而聰明叡智。操持貞潔。通神明。故爲皇孫御杖代。奉頂大神。崇神帝時所改鑄之神器留之内裏。取天授神器求鎮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篠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大神誨倭姫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于伊勢國。因興齋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今内宮是也。則天

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其後四百八十年敏達帝時初伊勢皇大神敎大倭姫命令迎豐受大神於丹波國與佐眞井原大倭姫命奏之秋九月遣勅使奉迎之鎭坐于度會郡山田原新宮今外宮是也兩大神託倭姫命宣言人者天下神物也勿破心神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又託曰日月雖照六合而照正直之頂我國者神國也違神道則一日不可頂日月之意也正直而後知所宗廟之心也又倭姫命託宣大神主物忌等天照大神與日月合明昭臨寓內豐受大神與天地齊德守幸國家故天皇御宇二柱靈尊訪神風之地尋重浪之國

天降鎭坐尼伊勢皇大神宮則伊弉諾伊弉冊尊崇子宗廟社稷神惟群神祖百王祖也尊無與二自餘諸神者乃子乃臣孰能敢抗之又告神明詫宣曰夫逆天則無道逆地則無德而外走本居沒落根國故齊情天地乘想風雲爲從道之本爲守神之要將除萬言之雜說而舉一心之定準郎配天命而嘗神氣又敎宇太大采祢奈曰無黒心以丹心清潔齊愼左物不移右右物不移左左左右右左返右廻事事無違奉仕大神元元本本故也景行帝二十年倭姫命年既老耆不能往吾足宣齊內親王奉仕定物部八

十氏人人十二司寮官等奉移五百野皇女久須姫命即春二月遣五百野皇女爲皇大神御杖代奉造多氣宮令待齊愼自是以降以皇女一人奉神者此齊宮始也爰倭姫命坐宇治機殿礒宮奉日神祀無倦焉（土御門院承元二年至四十一代齊宮後鳥羽院皇女粛子内親王斷絶矣）同四十年冬十月日本武尊征東夷發路之枉道拜伊勢神宮仍辭于倭姫命曰今被帝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者故辭之於是倭姫命取草薙劍授日本武尊曰愼之莫怠也倭姫命在任百三十餘年奉日神祀雄略帝二十三年春二月自退尾上山峯（山在勢州度會郡或曰隱山或

曰隱同皆異名同所也當麻眞人麻呂妻歌曰吾勢枳波何所行良武己津物隱乃山乎今日香越等六）石隱坐時壽五百有餘歲（一說七百餘歲）清寧帝御宇遷于神服社

神社考曰案外宮鎭座之時代有雄略敏達之兩義又曰案倭姫同名異人惟多考日本紀倭迹々日百襲姫命倭迹迹稚屋姫命共孝靈女也倭迹々姫命孝元女也千々衝倭姫命崇神女也倭姫命垂仁女也共日本紀所載如此又鎭坐本紀開化天皇箱中化女號曰倭姫命又名倭姫皇女又案日本紀崇神天皇紀曰天皇姑倭迹々日百襲姫命聰明叡知能識未然愚謂倭迹々姫者崇神之姑而倭迹々日百襲姫者亦崇神之從祖姑也而云大物主神之妻則似非一人蓋省文也又曰託天照大神于倭姫命者蓋垂仁之女也與開化箱中神女有異說矣又案倭姫命鎭坐于伊勢者垂仁二十五年也而景行二十年二月遣景行女五百野皇女令祭天照大神然及景行四十年十

倭姫

月日本武尊東征時詣伊勢神宮倭姫命授草薙劍由是見之則五百野皇女者副倭姫而又祭大神乎

評曰睿智通神壽五百餘歲故曰大德必得其壽其倭姫之謂乎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信哉彼與大真乘白龍劉女騎白鶴之仙女豈抗衡哉所謂尾上山峯石隱坐吁年壽有時而盡有時不盡與天地而同末者何也曰齎所謂大德也其倭姫在天之靈夫柰於余言

頌曰

大哉倭姫　聰明睿知　禋于始祖　徧于神祇

天下萬世　永享鴻禧　卒石隱去　豈秦女比

神夏磯媛 附速津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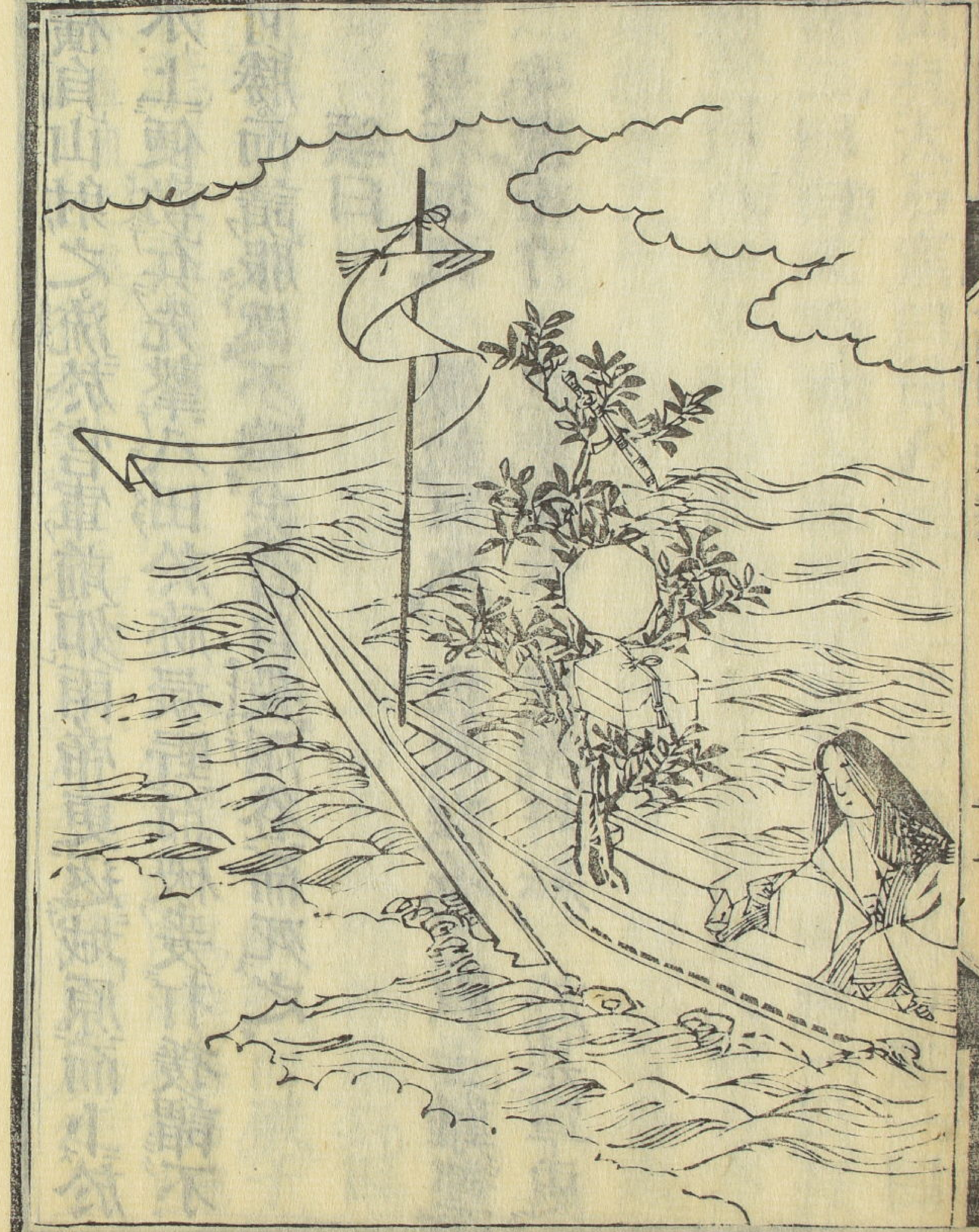
神夏磯媛者周芳神女也景行帝十二年秋八月幸筑紫九月到周芳娑麼時帝南望之詔羣卿曰於南方烟氣多起必賊將在則留之先遣多臣祖武諸木國前臣祖菟名手物部君祖夏花令察其狀爰有女人曰神夏磯媛其徒衆甚多一國之魁師也聡帝之使者至則抜磯津山賢木以上枝挂八握劒中枝挂八咫鏡下枝挂八尺瓊亦素幡樹于船舳參向而啓之曰願無下兵我之屬類必不有違者今將歸德矣唯有殘賊者一曰鼻垂妄假名號山谷響聚屯結於菟狹川上二曰耳垂殘賊貪婪屢略人民是居於御木川上三曰麻剥潛聚徒黨居於高羽川上四曰土折猪折隱住於緑野川上獨恃山川之險以多掠人民是四人也其所據並要害之地故各領眷屬爲一處之長也皆曰不從皇命願急擊之勿失於是武諸木等先誘麻剥之徒仍賜赤衣褌及種種奇物兼令撝不服之三人乃率己衆而參來悉捕誅之帝遂幸筑紫到豐前國長峽縣興行宮而居（故號其處曰京也）冬十月到碩田國（其地形廣大亦麗也因名碩田也）到速見邑有女人曰速津媛爲一處之長其聞帝車駕而自奉迎之諮言茲

山有大石窟曰鼠石窟有二土蜘蛛住其石窟一曰青二曰白又於直入縣祢疑野有三土蜘蛛一曰打猨二曰八田三曰國摩侶是五人並其爲人強力亦衆類多之皆曰不從皇命若強喚者興兵距焉帝惡之不得進行卽留于來田見邑權興官室居之仍與群臣議之曰今多動兵衆以討土蜘蛛若其畏我兵勢將隱山野必爲後愁則採海石榴樹作椎爲兵因簡猛卒授兵椎以穿山排草襲石室土蜘蛛而破于稻葉川上悉殺其黨血流至踝故時人其作海石榴椎之處曰海石榴市亦血流之處曰血田也復將討打猨徑度祢疑山時賊虜之矢横自山射之流於官軍前如雨帝更返城原而卜於水上便勒兵先擊八田於祢疑野而破爰打猨謂不可勝而請服然不聽矣皆自投洞谷而死之

頌曰

景行征西　屢動軍旅　仇敵惟多　戰士難禦
安邊帝力　立勳神女　民樂耕耘　於是寧處

神夏磯媛



息長足姫

氣長足姫者開化帝之曾孫氣長宿根王之女母曰葛城高額媛仲哀帝之皇后應神帝之聖母神功皇后是也幼而聰明叡智貌容壯麗父王異焉仲哀帝二年立爲皇后春三月帝巡狩南國於是留皇后及百寮而從駕二三卿大夫及官人數百而輕行之至紀伊國而居于德勒津宮是時熊襲叛之不朝貢帝於是將討熊襲國則自德勒津發之浮海而幸穴門即日使遣角鹿勅皇后曰便從其津發之逢於穴門夏六月帝泊于豊浦津且皇后從角鹿發而行之到

停田門。食於船上。時海鯽魚多聚船傍。皇后以酒灑
鯽魚。鯽魚即醉而浮之。時海人多獲其魚而歡曰。聖
王所賞之魚焉。故其處之魚至于六月常傾浮如醉。
其是之緣也。秋七月皇后泊豊浦津。是日皇后得如
意珠於海中。九月興宮室于穴門而居之。是謂穴門豊浦宮。
八年春正月己卯朔壬午。幸筑紫。時岡縣主祖熊鰐
聞帝車駕。豫拔取百枝賢木。以立九尋船之舳。而上
枝掛白銅鏡。中枝掛十握劒。下枝掛八尺瓊。參迎于
周芳沙歷之浦。而獻魚鹽地。魚恐奠乎。因以奏言。自穴門
至向津野大濟為東門。以名籠屋大濟為西門。限沒
利嶋阿閉嶋為御筥。割柴嶋為御甂。以逆見海為鹽
地。既而導海路。自山鹿岬廻之入崗浦。到水門。御船
不得進。則問熊鰐曰。朕聞汝熊鰐者有明心以參來。
何船不進。熊鰐奏之曰。御船所以不得進者。非臣罪。
是浦口有男女二神。男神曰大倉主。女神曰菟夫羅
媛。必是神之心歟。帝則禱祈之。以挾抄者倭國菟田
人伊賀彦為祝令祭。則船得進。皇后別船自洞海入
之潮涸不得進。時熊鰐更還之自洞奉迎皇后。則見
御船不進。惶懼之忽作魚沼鳥池。悉聚魚鳥。皇后看
是魚鳥之遊。而忿心稍解。及潮滿即泊于崗津。又筑

紫伊覩縣主祖五十迹手聞帝之行拔取五百枝賢木立于船之舳艫上枝掛八尺瓊中枝掛白銅鏡下枝掛十握劍參迎于穴門引嶋而獻之因以奏言臣敢所以獻是物者帝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且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乃提是十握劍平天下矣帝即美五十迹手曰伊蘇志故時人號五十迹手之本土曰伊蘇國今謂伊覩者訛也己亥到儺縣因以居橿日宮秋九月乙亥朔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而誨曰帝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宍之空國也豈足舉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國眼炎

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焉若能祭吾者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爲服其祭之以帝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爲幣也帝聞神言有疑之情便登高岳遥望之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帝對神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我皇祖諸天皇等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時神亦託皇后曰如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以誹謗我言其汝王之如此言而遂不信者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帝猶不信以强擊熊襲

不得勝而還之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帝忽有痛身而明日崩於筑紫橿日宮（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帝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於是皇后及大臣武内宿祢匿帝之喪不令知天下則皇后詔大臣及中臣烏賊津連大三輪大友主君物部膽咋連大伴武以連曰今天下未知帝之崩若百姓知之有懈怠乎則命四大夫領百寮令守宮中竊收帝之屍付武内宿祢以從海路遷穴門而殯于豐浦宮爲無火殯斂甲子大臣武内宿根自穴門還之復奏於皇后是年由新羅役以不得葬帝也時皇后傷帝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爲知所崇

之神欲求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更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爲神主則命武内宿根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爲審神者因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敎帝者誰神也願欲知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荅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逢縣之拆鈴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媛命焉亦問之除是神有神乎荅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之有也問亦有耶荅曰於天事代於虛事代玉籤入彦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荅

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言乎。則對曰。於日向國橘小門之水底所居而水葉稚之出居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而自服焉。且荷持田村有羽白熊鷲者。其爲人强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每略盗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橿日宮遷于松峽宮。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號其處曰御笠也。辛卯。至層增岐野。卽擧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謂左右曰。取得熊鷲我心則安。故號其處曰安也。丙申。轉至小門縣。則誅土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兄夏羽興軍而迎來。然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壬寅朔。甲辰。北到火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嶋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爲鉤。取粒爲餌。抽取裳糸爲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之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飮鉤。因以擧竿。乃獲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故時人號其處曰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每當四月上旬。以鉤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絕。唯男夫雖釣。以不能獲魚。旣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

神田而佃之時引儺河水欲潤神田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内宿祢捧劒鏡令禱祈神祇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號其溝曰裂田溝也　皇后還詣橿日浦解髪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頼皇祖之靈浮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今頭滌海水若有驗者髪自分爲兩。即入海洗之髪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髪而爲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有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

祇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者群臣共有功事不就者獨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庚午朔己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衆自聚於是使吾瓮海人烏摩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名草而令觀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横絙蓋有國乎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

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内顧必爲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姦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王身而守壽命荒魂爲先鋒而導師船（和魂此云珥岐弭多摩荒魂此云阿邏瀰多摩）即得神教而拜禮之因以依網吾彦男垂見爲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開胎皇后則取石挿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産於茲土其石今在于伊都縣道邊既而則撝荒魂爲軍先鋒請和魂爲王船鎮冬十月己亥朔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舉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艣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於是戰々栗々措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淩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遥望以爲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爲飼部其不乾船柂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

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怠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爲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爲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一日皇后以矛書石碑曰高麗王者我日本之犬也其後高麗人欲消碑文而不磨滅所謂騎射有犬追者是其縁也云爰新羅王波沙寐錦即以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爲

質仍齎金銀彩色及綾羅縑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是以新羅王常以八十船之調貢于日本國其是之縁也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故因以定内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戊戌朔辛亥生譽田天皇於筑紫之蚊田故時人號其産處曰宇瀰也幼而聰達玄監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焉於是從軍神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皇后曰我荒魂令祭於穴門山田邑也時穴門直之祖踐立

津守連之祖田裳見宿禰啓于皇后曰神欲居之地必宜奉定則以踐立為祭荒魂之主仍祠立穴門山田邑爰伐新羅之明年春二月皇后領群卿及百寮移于穴門豊浦宮即収帝之喪從海路以向京時麛坂王忍熊王（譽田帝庶兄母ハ彦人大兄之女大中姫）聞帝崩亦皇后西征并皇子新生而密謀之曰今皇后有子羣臣皆從焉必共議之立幼主吾等何以兄從弟乎乃詳為帝作陵詣播磨興山陵於赤石仍編船組于淡路嶋運其嶋石而造之則毎人令取兵而待皇后於是犬上君祖倉見別與吉師祖五十狹茅宿禰共隷于麛坂

王因以為將軍令興東國兵時麛坂王忍熊王共出菟餓野而祈狩之曰若有成事必獲良獸也二王各居假庪赤猪忽出之登假庪咋麛坂王而殺焉軍士悉慄也忍熊王謂倉見別曰是事大怪也於此不可待敵則引軍更返屯於住吉時皇后聞忍熊王起師以待之命武内宿禰懐皇子横出南海泊于紀伊水門皇后之船直指難波于時皇后之船廻於海中以不能進更還務古水門而卜之於是天照大神誨之曰荒魂不可近皇后當居御心廣田國即以山背根子女葉山媛令祭亦稚日女尊誨之曰吾欲居活田

長峽國因以海上五十狹芧令祭亦事代主尊誨之
曰祠吾于御心長田國則以葉山媛之弟長媛令祭
亦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之曰吾和魂宜居
大津渟中倉之長峽便因看往來船於是隨神教以
鎮坐焉則平得度海忍熊王復引軍退到菟道而軍
之皇后南詣紀伊國會太子於日高以議及群臣遂
欲攻忍熊王更遷小竹宮適是時也晝暗如夜已經
多日時人曰常夜行之也皇后問紀直祖豊耳曰是
怪何由矣時有一老父曰傳聞如是恠謂阿豆那比
之罪也問何謂也對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歟因以令

推問巷里有一人曰小竹祝與天野祝共爲善友小
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血泣曰吾也生爲交友何
死之無同穴乎則伏屍側而自死仍合葬焉蓋是之
乎乃開墓視之實也故更改棺櫬各異處以埋之則
日暉炳爍日夜有別三月丙申朔庚子命武內宿祢
和珥臣祖武振熊率數萬衆令擊忍熊王爰武內宿
根等選精兵從山背出之至菟道以屯河北忍熊王
出營欲戰時有熊之凝者（熊之凝者葛野城首之祖也。一云。多呉吾師遠祖也。）
（一云。多呉吾師之遠祖也。）爲忍熊王軍之先鋒則欲勸己衆因以
高唱之歌曰烏智箇多能（水表也。謂攝江　河潮水之所也。）阿邏々（荒也。）

摩菟磨邏松原也。摩菟磨邏珥松原也。和多利喩祇氐度行
也。菟區踰游珥梖弓也。久與筱。五音通。末利揶塢曾矢也。稱末利矢者。用胄
之間今。伊禮加火須也。今世古津萬伽岐歟。多具倍謂具也。弓與箭乎。取具之義也。宇摩
比等破馬人也。于摩辟苫馬人也。奴知野等也。奴與豸。五音通。伊徒
姑幡茂。從父兄弟也。言武內宿根與熊凝者。共臣下也。親昵之由也。伊徒姑奴池。
從父兄弟等也。伊裝阿波那謂合也。言欲合戰也。和例波我也。多摩岐波
屢。玉城張也。欲謂宇治之發語也。于池能宇治也。阿層餓波邏濃知波。
阿層所名也。河原地。異佐誤阿例揶沙在也。言如張玉有沙也。伊裝阿波那
謂合也。和例波我也。凡歌意者我取陣之地者勝形也。於彼地與武內宿根宇治縣欲戰之由
也。時武內宿根。令三軍悉令推結。因以號令曰。各儲

弦藏于髮中。佩木刀。既而舉皇后之命。誘忍熊王曰。
吾勿貪天下。唯懷幼主。從君王者也。豈有距戰耶。願
共絕絃捨兵。與連和焉。然則君王登天業。以安席高
枕。專制萬機。則顯令軍中。悉斷弦解刀。投於河水。忍
熊王信其誘言。悉令軍衆。解兵投河水。而斷弦。爰武
內宿根令三軍出儲弦。更張以佩眞刀。度河進之。忍
熊王知被欺。謂倉見別五十狹茅宿祢曰。吾既被欺。
今無儲兵。豈可得戰乎。曳兵稍退。武內宿根。出精兵。
而追之。適遇于逢坂。以破故號其處曰逢坂也。軍衆走之。及于
狹々浪栗林。而多斬。於是血流溢栗林。故惡是事。至于今。其栗林

（之巢不進御所也）忍熊王逃無所入則喚五十狹茅宿根而歌之曰伊弉阿藝（欲讀五十狹茅之發語也）伊佐智須區根（五十狹茅宿根也）多摩枳波屢（王城張也）于知能（宇治也）阿曾餓句（河名也）夫菟智能（劔名也）伊多弖（痛手也。言被疵之義也）於破磨破（不負言不被疵之以前也）珥倍廼利能（水鳥也。倍與五音通）介豆岐齊奈（沉也。言如水鳥之可入水也。凡歌意者以劔不被疵之以前只欲溺死于河水之由也）則共沈瀨田濟而死之。于時武內宿祢歌之曰阿布游能游（近江海也）齊多能和多利珥（勢多渡也）伽豆區苢利（沉鳥也）梅珥志游曳泥磨（目不見也）異枳廼倍呂之茂（謂不知行所也。凡歌意者以忍熊王喩鳥雖入水不知行方之由也）於是探其屍而不得也。然後數日之出

於菟道河。武內宿祢亦歌曰阿布游能游（近江海也）齊多能和多利珥（勢多渡也）介豆區苢利（沉鳥也）多那伽瀰須疑弖（田名上過也。田名上河與宇治河一流也）于泥珥等邏倍菟也（於宇治因。凡歌意者於宇治河取得忍熊王屍之由也）冬十月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辛巳。卽爲攝政元年。二年冬十一月葬仲哀帝於河內國長野陵。三年春正月立譽田別皇子爲皇太子。因以都於磐余（是謂若櫻宮）五年春三月癸卯朔己酉。新羅王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誂許智伐旱而紿之曰。使者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

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設妻子爲孥冀蹔還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津彦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微叱旱岐令逃於新羅乃造芻靈置微叱智之床詳爲病者告襲津彦曰微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彦使人令看病卽知欺而捉新羅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蹈鞴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十三年春二月丁巳朔甲子命武內宿祢從太子令拜角鹿笥飯大神癸酉太子至自角鹿是日皇太后宴太子於大殿皇太后擧觴以壽于太子因以歌曰虛能弥企破（此酒也）和餓弥企那邏儒（非我酒也）區之能伽弥（竒神也竒異之義也）等虛豫珥伊麻輸（坐常世也）伊波多多須（石立也言如石之立）周玖那弥伽未能（少彥神是造酒神也今有其遺迹云神代上卷曰其後少彥名命行至熊野之御碕遂適於常世鄉矣亦曰至淡嶋而緣粟莖者則彈渡而至常世鄉矣垂仁天皇紀曰常世國則神仙秘區俗非所臻）等豫保枳保枳（豐禮禮也）茂苫陪之（求也）訶武保枳（神祝也）保枳玖流保之（祝來欲也）摩菟利虛辭（祀來也）弥企層（酒也）阿佐孺（合也阿布佐須也）塢齊（也）佐佐（謂樂也萬葉集神樂佐佐樂浪佐佐奈美訴之凡御歌意者擬蓬萊之神酒本祝太子之上壽之義也）武內宿祢爲太子答

歌之曰。許能弥企塢此酒也。伽弥難武比等破醸人也。作酒曰醸。曾能莬豆弥其鼓也。于輸耳多弖弖立臼也。古時臼邊立鼓。以其聲助杵歌也。于多比莬莬歌也。伽弥鶏梅伽墓醸也。許能弥企能此酒也。阿椰耳謂褒物之謂也。于多轉也。娜濃芝枳作沙樂也。古事紀作陁怒斯佐佐。又曰。此者酒樂之歌也。凡歌意者。褒樂彼酒也。四十六年春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祢于卓淳國。斯麻宿祢者。不知何姓人也。於是卓淳王末錦旱岐。告斯摩宿祢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濟人久氐弥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教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

時謂久氐等曰。本聞東有貴國。然未曾有通。不知其道。唯海遠浪嶮。則乘大船。僅可得通。若雖有路津。何以得達耶。於是久氐等曰。然即當今不得通也。不若更還之備船舶。而後通矣。仍曰。若有貴國使人來。必應告吾國。如此乃還。爰斯摩宿祢即以傔人爾波移與卓淳人過古二人。遣于百濟國。慰勞其王。時百濟肖古王。深之歡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綵絹各一疋。及角弓箭。并鐵鋌四十枚。幣爾波移。便復開寶藏。以示諸珍異曰。吾國多有是珍寶。欲貢貴國。不知道路。有志無從。然猶今付使者。尋貢獻耳。於是爾波移奉

事而還告志磨宿祢使自阜淳還之也四十七年夏四月百濟王使久氏弥州流莫古令朝貢時新羅國調使與久氏共詣於是皇太后太子譽田別尊大歡喜之曰先主所望國人今來朝之痛哉不逮于先主矣群臣皆莫不流涕仍撿校二國之貢物於是新羅貢物者珍異甚多百濟貢物者少賤不良便問久氏等曰百濟貢物不及新羅奈之何對曰臣等失道至沙比新羅則新羅人捕臣等禁囹圄經三月而欲殺久氏等向天而呪詛之新羅人怖其呪詛而不殺則奪我貢物因以爲己國之貢物以新羅賤物相易爲臣國之貢物謂臣等曰若誤此辭者及于還日當殺汝等故久氏等恐怖而從耳是以僅得達于天朝時皇太后譽田別尊責新羅使者因以祈天神曰當遣誰人於百濟將撿事之虚實當遣誰人於新羅將推問其罪便天神誨之曰令武内宿祢行議因以千熊長彦爲使者當如所願千熊長彦者分明不知其姓人一云武藏國人今是額田部槻本首等之始祖也百濟記云職麻那那加比跪者蓋是歟也於是遣千熊長彦于新羅責以濫百濟之獻物四十九年春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則與久氏等共勤兵而度之至阜淳因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之不可破新羅更

復奉上沙白盖盧請增軍士。卽命木羅斤資沙沙奴跪（是二人。不知其姓人也。但木羅斤資者。百濟將也。）領精兵與沙白盖盧共遣之。倶集于卓淳。繫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㶱南加羅。㖨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仍移兵西廻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以賜百濟。於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貴須。亦領軍來會。時比利。辟中。布弥支半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濟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羅斤資等。共會意流村。（今云州流須祇。）相見欣感。厚禮送遣之。唯千熊長彦與百濟王。于百濟國。登辟支山盟之。復登古沙山。共居磐石上。時百濟王盟之曰。若敷草爲坐。恐見火燒。且取木爲坐。恐爲水流。故居磐石而盟者。示長遠之不朽者也。是以自今以後。千秋萬歲。無絶無窮。常稱西蕃。春秋朝貢。則將千熊長彦至都下。厚加禮遇。亦副久氏等而送之。五十年春二月。荒田別等還之。夏五月。千熊長彦。久氏等。至自百濟。於是皇太后歡之。問久氏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何事。以頻復來也。久氏等奏曰。天朝鴻澤。遠及弊邑。吾王歡喜踊躍。不任于心。故因還使。以致至誠。雖逮萬世。何年非朝。皇太后勅云。善哉汝言。是朕懷也。增賜多沙城。爲往還路驛。五十一年春三月。百濟王亦遣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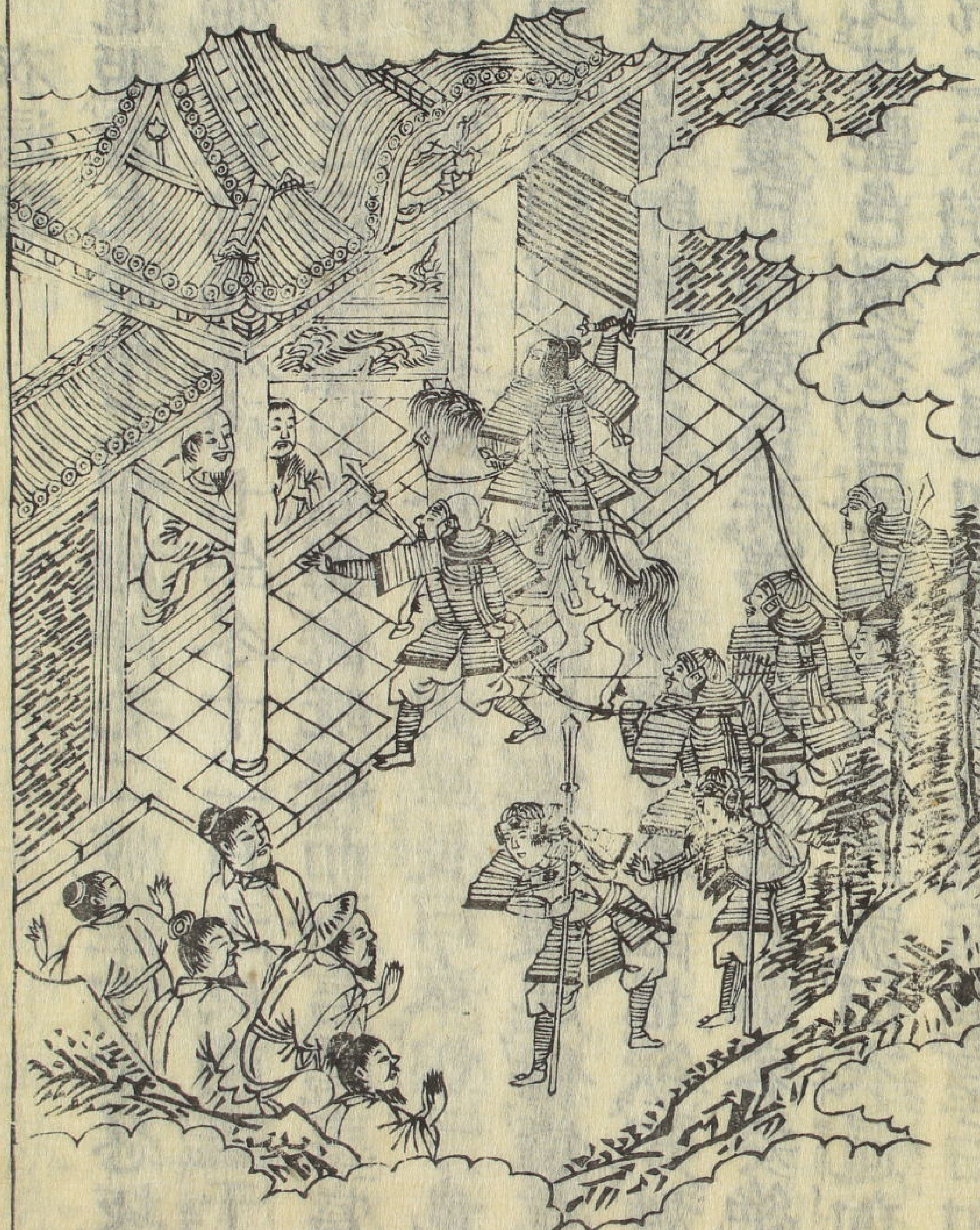
氏朝貢於是皇太后語太子及武内宿禰曰朕所交親百濟國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玩好珍物先所未有不闕歳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款毎用喜焉如朕存時敦加恩惠卽年以千熊長彦副久氏等遣百濟國因以垂大恩曰朕從神所驗始開道路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復厚結好永寵賞之是時百濟王父子並顙致地啓曰貴國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哉聖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蕃終無貳心五十二年秋九月久氏等從千熊長彦詣之則獻七枝刀一口七子鏡一面及種々重寶仍啓曰臣國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鐵山其邈七日行之不及當飲是水便取是山鐵以永奉聖朝乃謂孫枕流王曰今我所通海東貴國是天所啓是以垂天恩割海西而賜我由是國基永固汝當善脩和好聚斂土物奉貢不絶雖死何恨自是後毎年相續朝貢焉六十二年新羅不朝卽年遣襲津彦擊新羅六十九年夏四月辛酉朔丁丑皇太后崩於稚櫻宮時年一百歳冬十月戊午朔壬申葬狹城盾列陵是日尊皇太后曰氣長足姫尊香椎明神是也天平寶字六年遣藤原巨勢麻呂奉幣于香椎廟爲征新羅調習軍旅也

評曰。我
本朝自古至今通道於外國昭德於無窮四夷咸賓而獻方物蓋神功皇后之大勲勞也吁大哉皇后之神武自開闢以來一人而已應神帝召博士於百濟傳經史太子以下各習學之是
本朝經學之始也實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在于帝之心豐之前州宇佐八幡宮是也於是知香椎宇佐二廟是武備文事之靈神也噫

頌曰

息長足媛　其德悠久　令行兵強　逆取順守
外國咸賓　光宅九有　自有生民　一人皇后

息長足媛



衣通姬

衣通姬者允恭帝之妃稚渟毛二岐皇子女忍坂大
中姬之妹也允恭帝七年冬十二月壬戌朔讌于新
室帝親之撫琴皇后起儛儛既終而不言禮事當時
風俗於宴會儛者儛終則自對座長曰奉娘子也時
帝謂皇后曰何失常禮也皇后惶之復起儛儛竟言
奉娘子帝即問皇后曰所奉娘子者誰也欲知姓字
皇后不獲已而奏言妾弟名弟姬焉弟姬容姿絶妙
無比其艶色徹衣而晃之是以時人號曰衣通郎姬
也帝之志存于衣通郎姬故強皇后而進皇后知之

不輙言禮事爰帝歡喜則明日遣使者喚弟姬時弟
姬隨母以在於近江坂田弟姬畏皇后之情而不參
向又重七喚猶固辭以不至於是帝不悦而復勅一
舍人中臣烏賊津使主曰皇后所進之娘子弟姬喚
而不來汝自往之召將弟姬以來必敦賞矣爰烏賊
津使主承命退之糒裹褌中到坂田伏于弟姬庭中
言帝命以召之弟姬對曰豈非懼帝之命唯不欲傷
皇后之志耳妾雖身亡不參赴時烏賊津使主對言
臣既被帝命必召率來矣若不將來必罪之故返被
極刑寧伏庭而死耳仍經七日伏於庭中與飲食而

不飡。密食懐中之糒。於是弟媛以為妾因皇后之嫉。既拒帝命。且亡君之忠臣。是亦妾罪。則従烏賊津使主而来之。到倭春日。食于櫟井上。弟姫親賜酒于使主慰其意。使主即日至京。留弟姫於倭直吾子籠之家復命。帝大歓之。美烏賊津使主而敦寵焉。然皇后之色不平。是以勿近宮中。則別構殿屋於藤原而居也。適産大泊瀬帝雄略帝之夕。帝始幸藤原宮。皇后聞之恨曰。妾初自結髪陪於後宮。既経多年。甚哉帝也。今妾産之死生相半。何故當今夕必幸藤原。乃自出之焼産殿而将死。帝聞之大驚曰。朕過也。因慰喩

皇后之意焉。八年春二月。幸于藤原。密察衣通姫之消息。是夕衣通郎姫戀帝而獨居。其不知帝之臨而歌曰。和餓勢故餓我夫勾倍枳豫臂奈利可来夜也佐瑳餓泥能佐佐蟹也。謂蜘蛛也。一曰。山名也。一曰。蜘蛛別名也。言其躰如蟹住佐佐原。故云區茂能於虚奈比蜘蛛之行也。言蜘蛛之下檐也。一曰。雲乃於女天也。又説謂蜘蛛也。虚豫比辭流辭毛凡歌意者。奉待帝之處。蜘蛛下檐之間。為可臨幸瑞之由占合之也。帝聆是歌則有感情而歌之曰。佐瑳羅餓多佐佐良形也。言小形文也。迩之枳能臂毛於錦紐也等枳舎氣帝解下也阿麻多絆瀉受迩多不寝也。多儾比等用能未只一夜也。凡御歌意者。恐皇后之威不果夜之由也。明旦帝見井傍櫻華而歌之曰。浮那具波辭。

花香也。其與加。五音通。佐區羅能櫻也。梅涅。謂月出也。略詞也。許等梅涅磨。他目出也。波椰區波梅涅孺。早不目出也。和我梅豆留古羅。我目出子等。謂衣通姫也。凡御歌意者他人者不目出擬衣通姫於櫻花目出給之由也仍皇后弥恨也

皇后聞之且大恨也。於是衣通郎姫奏言。妾常近王宮。而晝夜相續欲視陛下之威儀。然皇后則妾之姊也。因妾以恒恨陛下。亦爲妾苦。是以冀離王居而欲遠居。若皇后嫉意少息歟。帝則更興造宮室於河內茅渟。而衣通郎姫令居。因此以屢遊獵于日根野。九年春二月。幸茅渟宮。秋八月又幸。冬十月又幸。十年春正月又幸於是皇后奏言。妾如毫毛非嫉弟姫。然

恐陛下屢幸於茅渟。是百姓之苦。仰願宜除車駕之數也。是後希有之幸焉。十一年春三月。又幸於茅渟宮。衣通郎姫歌之曰。等虛辭倍途。鎮也。常也。畧參也。萬葉集第九曰。常之倍介。夏冬徃哉。裘云枳旃毋阿閇揶毛。君遇也。異舍儺等利。謂鯨取也。古語異舍者。鯨也。儺者魚也。等利者取也。言漁取鯨魚。鯨大魚也。漁彼魚之條大事也。避追也。仍驗希有事也。萬葉集第二曰。鯨魚取。又鯨魚取海邊。同六曰。鯨魚取。濱邊乎清三。宇弥能波摩毛能。海濱藻。余留等枳等枳弘。寄時々也。凡歌意者常欲奏遇。如濱藻之寄時々有臨幸。戀慕之由也。時帝謂衣通郎姫曰。是歌不可聆他人。皇后聞必大恨。故時人號濱藻謂奈能利曾毛也。先是衣通郎姫居于藤原宮。時帝詔大伴室屋連曰。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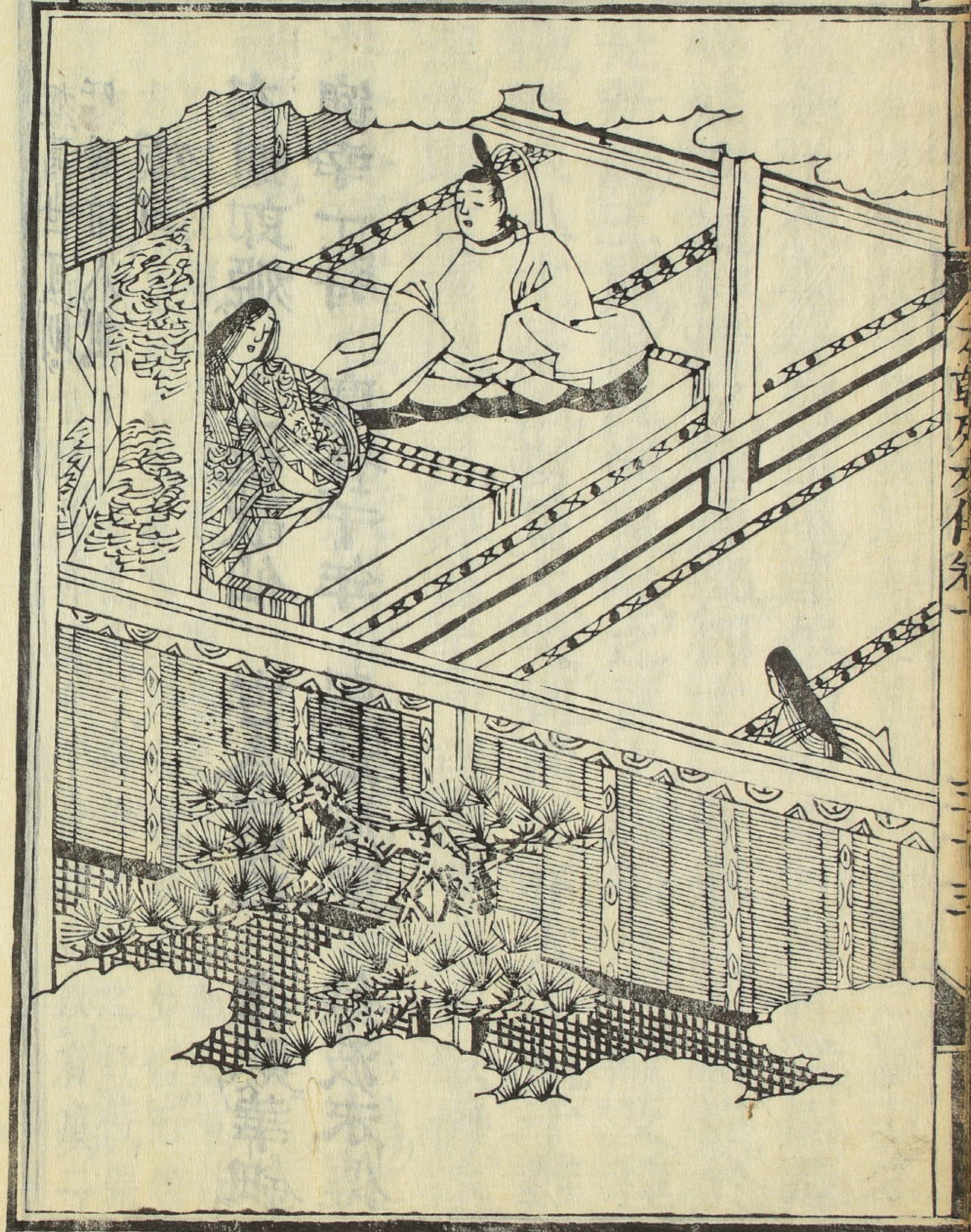
頊得美麗孃子。是皇后母弟也。朕心異愛之。冀其名欲傳于後葉。奈何。室屋連依勑而奏可。則科諸國造等。爲衣通郎姫定藤原部。四十二年春正月。帝崩於是。新羅王聞帝既崩。驚愁之。貢上調船八十艘及種種樂人八十。是泊對馬大哭。到筑紫亦大哭。泊于難波津。則皆素服之。自難波至于京。或哭泣。或歌儛。遂參會於殯宮也。而後衣通郎姫薨焉。葬紀州玉津嶋之神是也。

評曰。妃嬪之爲道也。貞順而已。七去以妒爲首。誠有以哉。皇后之生姦慝。出於帝甚嬖幸郎姫。而嫉度欲易位。皇后以滿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妬待罪於末巻。而可也。然其罪實在于帝躬矣。以有虞二妃萬世可則。吁舜何人也。

頌曰

衣通郎姫　上世歌仙　古今國色　帝賜華鈿
寵幸一時　廟食千年　弱浦風起　餘波未傳

衣通姫



栲幡皇女

栲幡娘皇女者更名稚足姫雄略帝之女母元妃圓大臣女韓媛也是皇女侍伊勢大神祠雄略帝三年夏四月阿閉臣國見更名磯特牛譖栲幡皇女與湯人湯人此云臾衛廬城部連武彦曰武彦汙皇女而使任身武彦之父枳莒喩聞此流言恐禍及身誘率武彦於廬城河僞使鸕鷀沒水捕魚因其不意而打殺之帝聞遣使者案問皇女皇女對言妾不識也俄而皇女賚持神鏡詣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行埋鏡經死帝疑皇女不在恒使闇夜東西求覓乃於河上虹見如蛇四

五丈者堀虹起處而獲神鏡移行未遠得皇女屍割而觀之腹中有物如水水中有石枳莒喩由斯得雪子罪還悔殺子報殺國見逃匿石上神宮

頌曰

雄略皇女　善始白終　忽罹讒口　偶謫塵中
貞心化石　忿氣變虹　神鏡不缺　芳名豈空

栲幡皇女

後序

弟弘忠著

本朝古今列女傳十巻。其所爲之梗槩。既見自序。然引而未發。人未知之。我能知焉。弘忠五歳遭父喪。居喪之日。恭敬未至。今猶有憾矣。母氏推燥居濕之劬勞。慈令義方之敎誡。不可言焉。弘忠從壯歳及強年。母子參商。東武勢南久離定省。頃年又遊于雲陽。溫凊時虧。公務日短。偶閲劉向列女傳。若夫賢明仁智貞節辨嬖之類。則勸懲之意。皆唯唯而過。其中至讀母儀傳。則未嘗不流涕而興感也。

所以彼作書之意始於此。惟斯意有所欝結不得逞其意也。是唯匪爲勵於世婦人女子。又唯匪爲施于我妻孥兒女。盖以有思母無歎。盡孝不足之故也。余 嘗每寄書。誥彼曰。子之癖在孝。其心則好了。孰加焉。然何思之甚哉。恐有怠公事而出私意乎。夫克勤克仕。則眞之孝心。使是母氏之所安心也。彼又每報書。謂余 曰。不怨哉。子之言。予昕夕在膝下。恣溫問。飽奉養。我不幸在異邦。反哺無報。定省無勤。胡爲可不思哉。何甚之有。其孝心可慮焉。編此書。亦至孝之所致。曩所謂怠公事。亦在玆乎。

然僚屬知彼有老母。故不爲敢以怠。友人過余 曰此書之終始。既得聞命矣。子何不倣大史公自序。而書母氏傳哉。余 對之曰。母氏之世系名字。巳昭昭于家譜。豈贅于斯。而傳作乎。唯記一場話說一二。以塞其譴曰。母氏從來能敎能育。無及孟母。有似陶母。彼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母氏恒炊爨之。夏日之葛。冬天之衾。母氏勤紡績焉。其意念唯在欲克理家事。榮茂子孫。嗚呼母氏之勲勞。實我家之周公也。子孫思玆。吾儕幼稚。母氏告誨曰。欲視其人。先宜視其友。人之善悪。必因其友。余 自幼至壯。

所交之士。勝己則喜。爲治具。自供肴饌。否則不喜不供。只譴訶接于損友。又曰。二子常事筆墨。尊崇菅神。毎夏勿飡梅實。汝三歲。兒戲執土器。下筆而書與字。既五。人皆奇之。母氏大喜。獻之於菅神廟。故我與汝。誓一生絶啗梅實。俗曰。菅神愛梅。故尊信神者忌飡梅實。唯勿懈讀書。夙夜通誦。勿好博奕。若人勸之。則汝等必言之。我家禁之。不知其術。是以。戒意錢之戲與衒賣之言。故亦不知臭銅之好惡。權衡之輕重。吁愚也乎。又曰。與人接。則事事勿爭。不得止。而有爭。則宜下人。必勿競頰舌。而欲勝人。汝不知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乎。噫此言。今猶在耳。而不在心。余之所以爲不肖也。又曰。宴會之席。過半則必須退出。遊樂極則災害生焉。禮在罷交。押徒。汝其念之。是母氏懼宴安之鴆毒。座中之豹虎者也。母氏天性。聞人悦則如已有之。聞人憂亦如已有之。或哀孤憐老。喜施賙急。其慈仁可知矣。於三子如一子。惠三婦如一女。姑婦恰似親子。婦亦孝順不違。慶安元年。定幸欲相迎母氏。而自執饋饌。遣弘忠於勢陽。弘忠往而謹白。冀盤游于東海。流覽於武野。母氏大喜曰。内合私願。雖然。伏自惟。省未可也。光

源氏歌曰。都出志。春之歎仁。於登良女屋。年經浦遠別奴留秋。我在江府。而抱弱孫。分井可喜矣。睽離在期。可悲矣。不如書疏往反。更聞各自平安。以自娯矣。是亦足償所願焉。遂不果。毎旦拜神念佛。是皆禱子孫殷昌而已。比年 余 無尺寸之功。有不虞之譽。偶達
天朝。賜爵叙位。母氏謂 余 曰。我生平禱神信佛。此是其冥助乎。然人事未聽之。假令求免於毀。亦不可得也。謙虚晦默。汝輩勉旃。余 後果罹毀嫉之害。吁母氏慎微見機。亦如此。往年弘忠從信牧君雲陽之行。過勢南。告于路于母氏。母氏馳价於中路曰。此行也。勿出於類。勿欲速成。要事謙退。又將雲陽及所經之勝境風土。當以國字記之。而附與于我。不移一歩。而見千里外。以可慰悦衰老之目下也。弘忠諾之。翌年春弘忠在雲陽。寢疾病。僉曰瀕死。母氏聞之。即語 余 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爲哉。吁弘忠有子。萬事足。何恨何悲。皆天也。汝速往雲陽。疾未篤。則呼良醫。而可求紫丸。命在呼吸。則直馳于江府。告定幸。閔兒息嗣內子。克育克敬。宜咨傳奕世。母氏氣魄殊絶於人。可知矣。余 驚

急而以夜繼日。之雲陽。間逢疾狀。疾小愈。經數日
反常。於是。兄弟同行。執歸鞭。迂路而反勢南。母氏
千憂百慮。一旦氷解。弘忠曰。以謙事君。以信交人。
母氏聞之。乃喜色滿面。且袖紀行二冊。（名之曰懷橘談。）來
而獻之。母氏甚悦曰。我到未到之地。見未見之境。
然此書也。文筆煩勞。不解于公務。則可也乎。又茲
歳自江府。報平安之次。寄此傳十巻曰。去歳初夏
起筆。今年初冬絶筆。因一二文彦。略雖需雌黄。潤
色未成。況無助我毫者。故不暇淨書。唯爲備母氏
之觀覽也。吁餘力志學。官暇思親。其意念不可不

感嗟焉。余且讀且講。母氏傾耳而聽。評辭文。顧而
見圖像。曰善哉。此書也。汝不倦而讀之。我不怠而
聽之。諒老後之觀。閑居之樂。何以加之乎。況我家
兒孫興起感發乎茲哉。余熟閲之。后妃夫人。孺人
婦人也。妻女妾女也。或妓女處女。或奇女神女。厥
中有德實有才辨。于賢明仁智。于嘉言善行。若貞
順節義。若奇怪神異。數百千歳之後。雖讀之。其事
其迹。歴歴在眼。古人見物寓懐。今人豈無感激哉
於戲。茲歳母齡。輸七望八。古來尤稀。眼未闇。齒未
豁。行歩稍健。坐臥殆安。三子不寒。兒孫不饑。惟感

天耶。將通神耶。榮之又榮也。伯幸年五十八。仕路
雖靡盬音問曾未息。我爲仲子。年四十九。雖五十。
未可知其非可愧之甚也。吁於我平日。掬鞠周盡
御恩懷恵。而晨夕色難。不能承志。惟斯不孝無所
逃罪。叔忠年四十四。性自然孝。雖書草疏。母毋二
字。以相似。其分毫一不誤。然馳官途。寓羇旅。久不
面。絕不訊。思而慶哀而止。是乃不幸也。不如三子
全遺體。榮各自此。孝之至也乎。我聞舜之大孝。文
王之事親。曾子之養肉。子路之負米。皆是異域之
所稱如我

本朝亦
神武之建極也。種子命敬之郊祭。而孝悌之道輿。自
爾以後。聖賢君。世不乏。于國。呼君子之名于邑。丘
孝子之表。於戯我
神國。以孝悌爲本如此。豈不言哉。道大原出於天。天
之神道。四時行。萬物育。聖人則之。人民循之。而行
之之本。又不外于孝悌矣。況
大日靈尊以一女德統御天上。照臨天下哉。而後天
地人皇氏綿歷弗絕。就中　皇后踐祚。垂簾聽政。
不爲不多。今列女之傳。始於后妃。中於妻妾。終於

神女於我
神州之遺風亦不爲無意。是亦撰書之微意乎。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其餘禮之内則。昭之女
誡。女論語也。女孝經也。皆王政自内始。故閨門之
事有法。陰陽之制有別。夫於興亡之樞機。人道之
大倫不可愼哉。余 漫書母氏進止一二。以爲後叙。
古今似而非也。人品跂而不及然繼叔忠之深志。
聊顯思親之幽意。復引而不發亦無佗。愚 之如秃
筆澁語則見者未必無小寬宥云爾。旹
明暦元年乙未冬十一月甲子

從五品源弘正書于鵲巢山求艾窩

在武府日石齋安氏弘忠
介于人而屈顧之次齋此
書余嘉曰吾
朝類聚國史載力婦節婦之
後末繇覩其彙纂實是空
谷之跫然也凡世稱好男

子色取仁義而行瀆者觀斯編而不赧然泚顙乎然則豈翅敎戒婦女而已乎言未輟　余卽先內省矣於是又告曰　余驀地內省也予亦須內省焉夫修已治

人之功不爲無補于世敎也後請假　余後叙劣才乏筆力迺以嚮坐上之譚終爲之跋

南紀經生李全直書

寛文第八歳次戊申仲春上澣
書肆二條通玉屋町村上平樂寺重梓